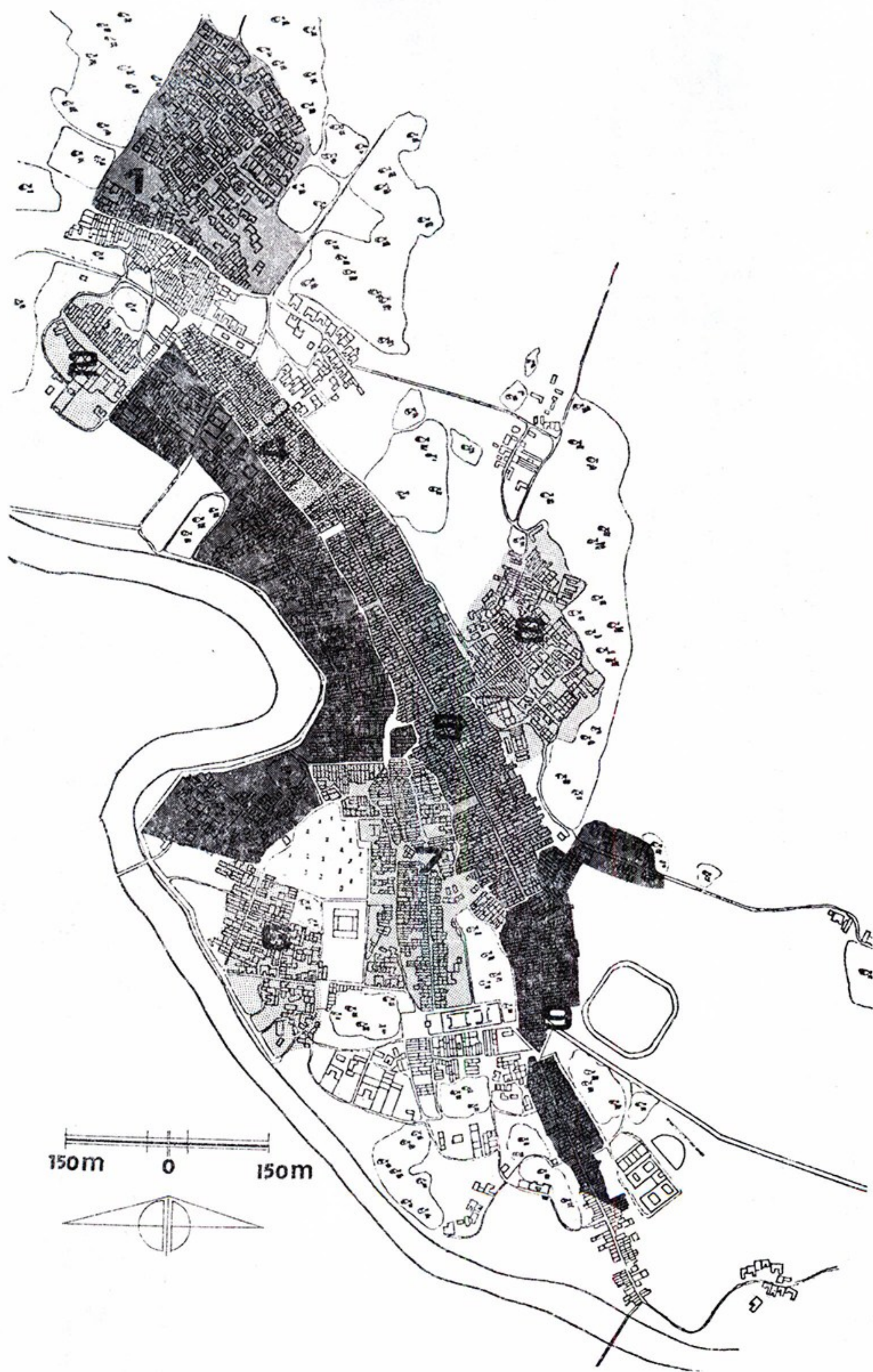


清末鹿港街鎮結構研究

第二章 街鎮內部組織的研究

林會承



一、生活圈

(一) 生活圈分區的判斷

生態學家認為：一個生態圈，爲了適應其所遭遇到的環境，它隨時在調整本身，以求其自然的平衡；適者生存，不適淘汰，循環不止。雖然處在一種動態的情況，但仍然保持一定的穩定性。因此它的過程係採取一種連續性的步驟（註一）。

一個聚落內的生活圈和自然界的生態圈，有相當程度上的類似，它同樣地接受外來的刺激和衝突，然後逐次的修正聚落內部的生活形態，各行各業消長互見，從不靜止。因此聚落內的組織單元，僅由一個時間斷面來研究，是非常困難而不正確的。幸運的是，鹿港街鎮的生活圈，雖然時常變遷，但基本構架卻沒有遭到多大的破壞。這個基本構架就是由姓氏、堂號、房分等組成的「社羣背景」。以社羣背景爲基礎，配合田野調查和當地父老口碑，生活圈的劃分上，便顯得明確多了。

前面我們曾經提到過：一個古老城鎮的成長，首先表現的就是它和大自然之間的和諧，利用自然界所賦予的資源，構築起一個合乎人性尺寸的居所，它的聚落形態顯得很活潑生動，比之經過規劃的都市有相當大的區別。區位選擇上關係到他們切身的居住條件，因此先民能對這些直覺的反應，敏銳的選擇出合理的區位，從而逐漸擴大居住領域，直到飽合之後，另覓土地重新發展。經過了這些長久的變遷，聚落內部也有一種近似分區的情形出現，只是這種分區的基礎，建立在社羣背景和商業活動上，和時下的分區管制（Zoning & control）截然不同。

假使以生活形態和社羣背景爲基礎，鹿港街鎮可以分成十個較爲獨立的生活圈，這些生活圈以宗族、姓氏、地緣的關係爲主，而宗族、姓氏、地緣關係相似者，所從事的行業也相類似。因此生活圈一方面表示了社羣背景上的差異，另一方面也表示了行業上的分區。十個生活圈當中，有和外界往來不密而顯得孤立一隅的，也有和其他生活圈

有相當程度上的聯繫，全視其生活形態上的不同。除此之外，由於生活形態上的不同，往往導致各生活圈內的住屋形式和住屋組列方式上的不同，由生活圈的附圖中，便可大致了解；另外由排列的方式和寬窄的尺寸，也可以看出居民的生活情況和生活水準的高低差別。十個生活圈，依次爲：

- ① 北頭漁村。
- ② 泉州街一帶。
- ③ 碼頭區。
- ④ 大街北段。
- ⑤ 五福街。
- ⑥ 菜園。
- ⑦ 興化宮口。
- ⑧ 牛墟頭。
- ⑨ 街尾。
- ⑩ 其他。

茲分述如下：

(二) 十個生活圈

1. 北頭漁村（東石「黃姓」、郭厝「郭姓」、后寮仔「海海施姓」，業漁）

北頭漁村，位居街鎮的最北端，原濱臨臺灣海峽。道光以來，濁水溪先後三次的大泛濫，使得海岸線往外遷移達五公里之遠。北頭漁村雖然遭到影響，但依然保持打漁的工作，沒有多大的改變。

北頭漁村由三大部分所構成，分別爲黃姓居住的東石、郭姓居住的郭厝和海海施姓居住的后寮仔，三者的人口數、土地面積約略相當，同時各有一間角頭廟或角頭爐。居民的生活清苦，彼此之間沒有多大的利益衝突。因此生活圈內的組織，也顯得很單純。

區域內屋舍排列上非常規則，戶戶坐西北朝東南，前後各有一條巷道，巷道的寬窄各有不同，但沒有明顯的主要道路。兩個廣場是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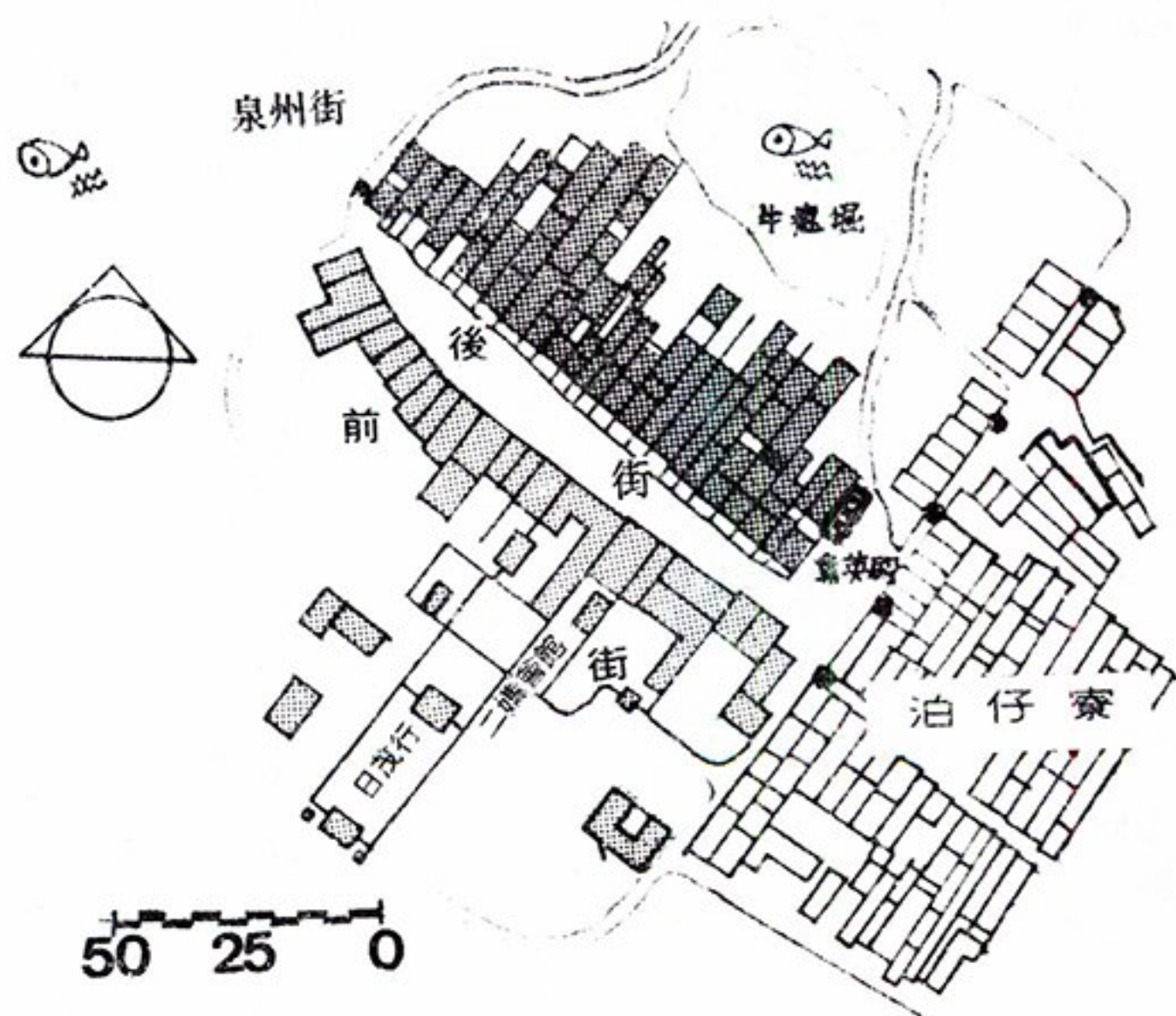


圖置配村漁頭北 三十圖

民聚集之所，一在忠義廟前，一在后寮仔（註二），面積都不很大。從聚落整體區位來說，北頭漁村三面環水，僅有西面與大街相通，孤立於一角，和其他生活圈甚少來往。組織上傾向於自成體系。

2. 泉州街一帶（泉州街前、後街，鋪錦黃姓、船頭行、行店）

泉州街位於北頭漁村的西側，鹿港溪河口北面；北臨海濱，南接泊仔寮，扼住帆船進出口的咽喉，是一個集結大、中船行，行店和製造業的商業集團區域。其內居民以鋪錦黃姓為主，為基於姓氏（註三）關係集結的聚落；由於區位卓越，當地居民多為富有人家，在聯外道路上設置重要隘門來防患盜賊，除了臨水的兩面外，另外兩面共築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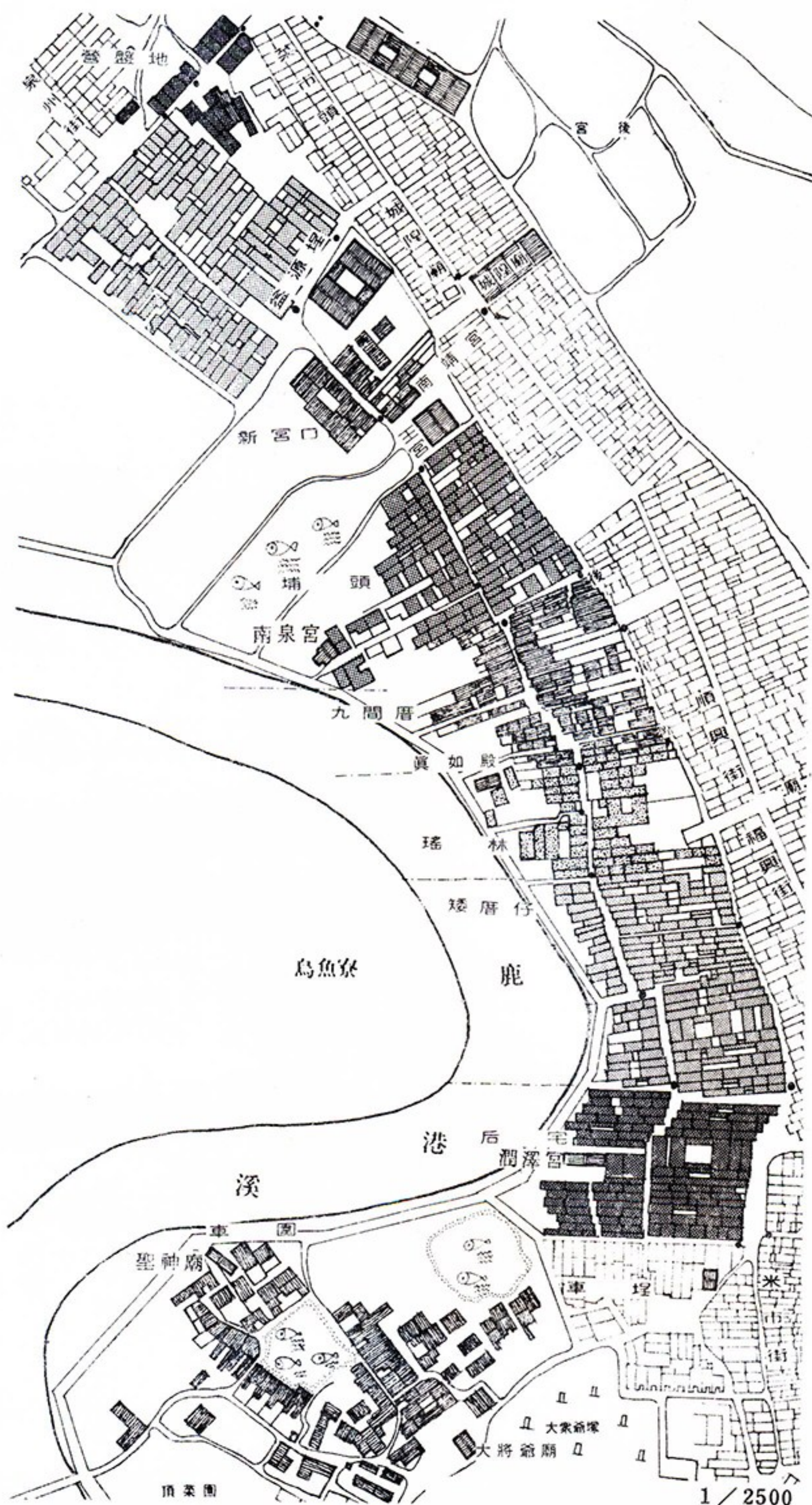


圖置配街州泉 四十圖

六個隘門，數目可觀。域內的居民自成一體，擁有角頭廟和二媽會館（註四），比之於鹿港全體，泉州街有如城中之城。

日茂行（註五）位於前街，主人姓林，居泉州街的領導地位，是早期鹿港的首富和最大的船頭行。其屋舍佔了前街大部分的土地，鹿港人所津津樂道的「太子樓」，即其正廳，今已倒毀。

後街的建築物較多，屋舍的組列方式也較為規則，彼此排列有序，戶戶緊靠，面濶相當，多為中型船頭行。同時因貨物吞吐量，街面也特別寬廣，為其他區域所不及。整體而言：這是一個合併了生活圈、角頭廟、影響圈和隘門防禦圈三者為一體的單元，組織形態非常特出。



圖置配區頭碼 五十圖

3. 碼頭區 泊仔寮、新宮口、菜市頭街——海海施姓埔頭、瑤林、九間厝、引東、車圍——錢江施姓二房后宅——錢江施姓大房。碼頭區包括了由泊仔寮到車圍，沿著港溝的弧形帶狀聚落，面積佔了全街鎮的1/4—1/5，是鹿港商業體系的心臟。大宗貨物在此交易、分配和吞吐，其影響範圍沿伸到街鎮的各個角落上，支配了一切大小活動，地位特別重要。其內的血緣支脈、角頭廟影響圈和陰門防禦圈都特別多，環境複雜。同時也常因利益上的衝突，引起居民

之間的紛爭與械鬥。
在碼頭區內，有四種主要的生活形態存在，這四種形態的行爲之間互相配合，使得碼頭區商業上的營運有了競爭性。四種混居一處，非經仔細研究，是不易分辨出來的。
①大型船行：船行本身擁有船隻或為泉州大船頭行的鹿港分號，商船往來於鹿泉、鹿廈之間，從事大宗買賣；貨源多，生意大，因此利潤也大，店東都是鹿港的富紳。船行擁有許多的屋舍，除了供本身

住家及辦公之外，另有部分供苦力、婢女和倉儲之用。所雇用的苦力很多，大都是鄉親或族人，吃住船行，形成一個獨立的貿易據點。在鹿港有：合和（瑞林）、泉合利（九間厝）、長發、瑞成、謙利（菜市頭街）、利源（后宅）、益源（新宮側），另外在泉州街有日茂行。

② 中型船行：規模和建築物都沒有大型船頭行大，部分船行自備船隻，但絕大多數是依賴泉州大船頭行的商船從事貿易。資金尚稱雄厚，貿易額也不小，引東一帶和泉州街後街多屬此類船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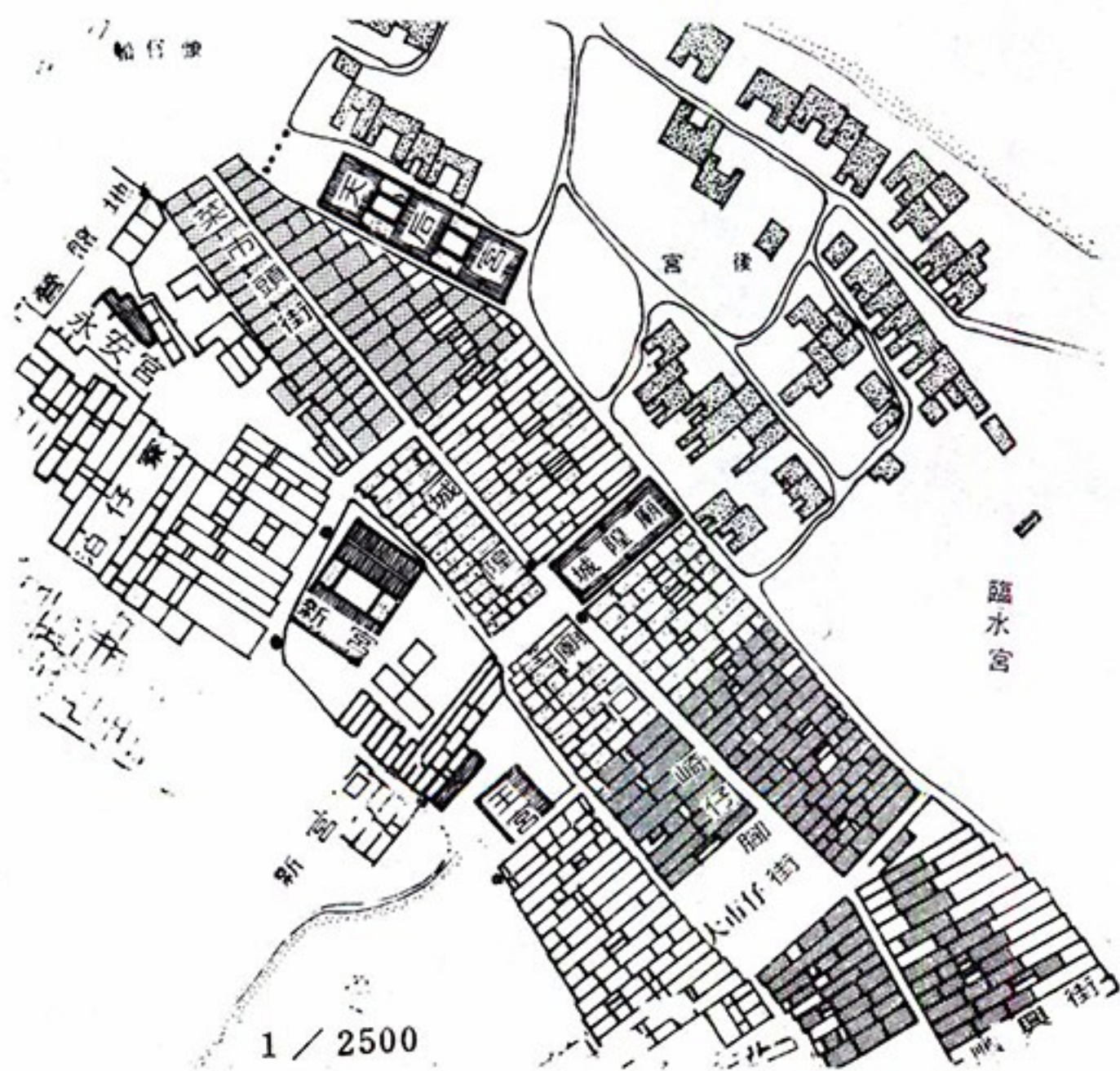
③ 九八船行：「九八」意即值百抽二，屬於小資本的貨物代理商，商行規模小，不需雇用苦力，如果信用良好，泉州的船行多願意與此類船行進行交易。當貨物進港後船行裡的一家大小，加上鄰居親朋全部出動，自行營運，同時也均享利潤。因資本小故船行數目多，埔頭、九間厝及新宮口多屬此類船行。

④ 苦力：苦力即從事碼頭貨物搬運的工人。多數因家鄉謀生不易，來臺投靠鄉親，在行店內打工過活，生活非常清苦。散居在港溝側和后宅、泊仔寮、宮後、船仔頭一帶。

碼頭區一帶以王宮埕（註六）為界；埕之北為海濱施姓領域，埕之南為錢江施姓領域，二大支脈隔廟埕相對峙，不隨意侵犯（註七）。海濱施姓的聚落，內部組織較為單純，以瑞成、長發、益源、謙利等幾家大船頭行為首，形成集體領導形態，族人多賴以為生；九八船行僅在新祖宮前有少數幾家，影響不大。埕之南的錢江施姓聚落，由埔頭沿港溝到車圍五百公尺左右的帶狀區域中，包括了瑞林、埔頭、九間厝、低厝仔、暗街仔、后宅（註八），車圍四個角頭廟影響圈（註九）和相當大數目的隘門（註一〇），組織非常緊湊而嚴密。這些單元，從整體來說，血緣尚稱相近，但常因碼頭利益的糾紛而引起隘門之間的拼鬥（註一一），各隘門防禦圈各自為政，往來不密，形成獨立單元。只有三大姓對抗時，才有結合成一體。六個單元中，瑞林屬於大型船行合和行所有，埔頭、九間厝大都是九八船行，暗街仔是中型船行，低厝仔介於中型和九八船行之間，后宅則為苦力聚集區。

碼頭區的聚落形態，完全表達了先民對價值觀的判斷，住屋一律垂直於港溝，戶戶狹長而緊接；後門進貨、中間貯藏，前門搬運或販售，機能相當合理；與北頭漁村、泉州街住屋的單向排列，頂菜園的平行排列完全不同，由此亦可了解其住屋對港溝依存度非常高了。

而域內的動線非常單純，三條主要道路平行於港溝，一條為沿著港溝的港邊道路，供船隻卸貨，牛車裝載等。一條為屋後道路的后車路。二條路之間的第三條平行道路，就是屋宇戶戶相對的「舊街」（註一二），鹿港的商業原動力，即始於此。垂直於港溝的巷道則多細長而不連貫。由道路組列的方式來看，碼頭區顯得非常生動而合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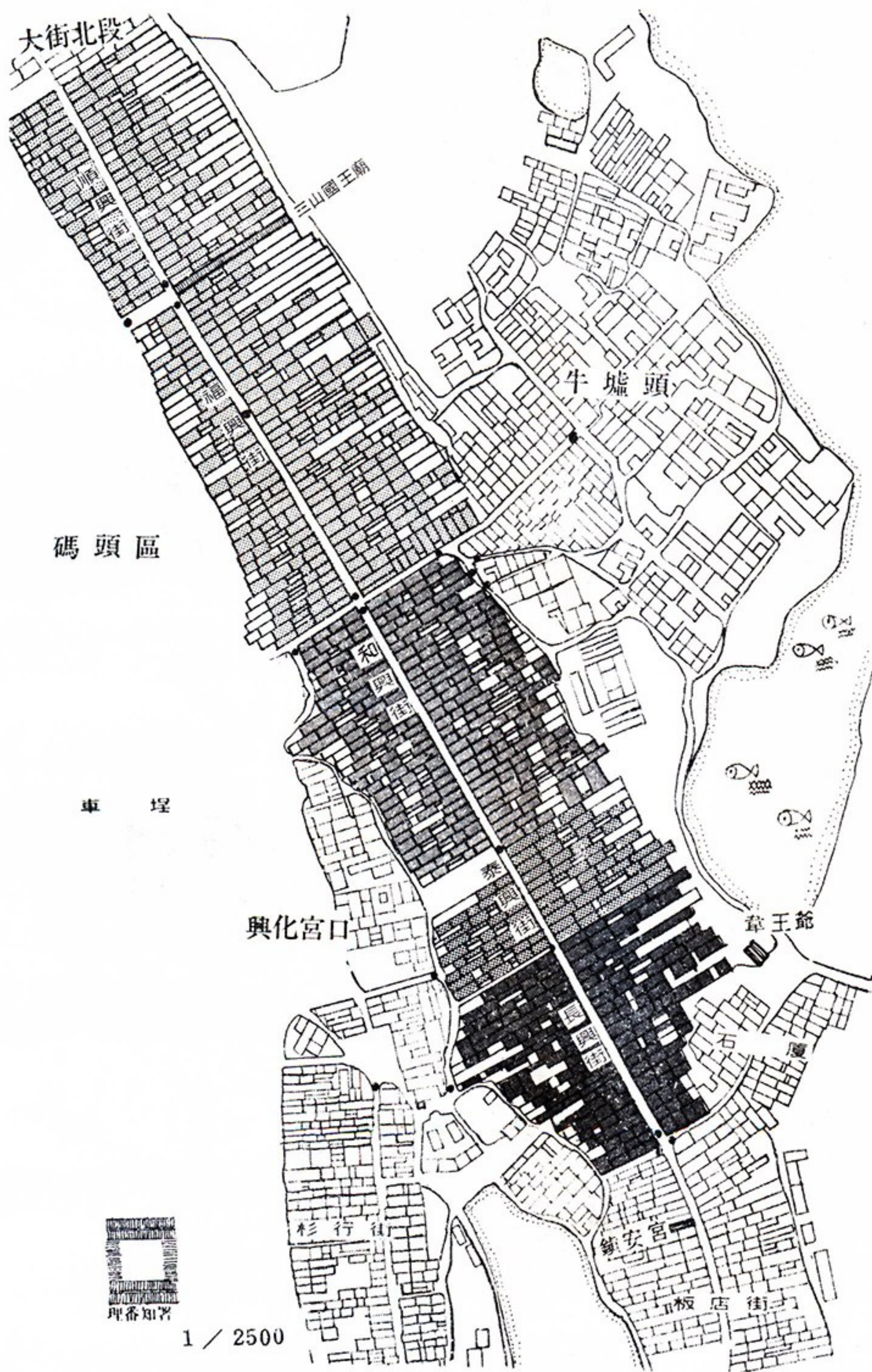


圖置配段北街大 六十圖

4. 大街北段（崎仔脚街、城隍廟口、菜市頭街一部份，雜姓，住商混用）

大街形如彎弓，由北到南貫穿整個鹿港街鎮，在其內可分成九個

部份，由北到南依次為菜市頭街、城隍廟口、崎仔脚街、順興街、福興街、和興街、泰興街、長興街、板店街；至板店街後轉入頂街尾、中街尾、下街尾，然後過鹿港溪到彰化平原南部。順興街到長興街的五個街廓俗稱「五福街」是鹿港的商業中心，加上了南端的板店街，



圖置配街福五七十圖

六個街廓的道路上全部是平蓋遮頂，為聞名全省的「不見天」。崎仔脚街以北街容就不很熱鬧了，同時街道上無遮蓋物，氣氛顯得清淡，是一個住商混用區。

大街北段包括了崎仔脚街、城隍廟口和菜市頭街的一部份，為雜姓聚落，區域內的居民，除了共同祭祀天公外，就沒有其他的組織行為。其中有兩個隘門分立在城隍廟的二側，但不成為領域劃分上的界線。

大街北段以城隍廟附近較為熱鬧，廟的兩側各有十來間飲食、雜貨、餅店。廟的對面是廣場，稱為「飢鬼埕」是攤販、雜耍、江湖藝人的集中地，城隍廟以北，則分別為三家大船頭所擁有，是商業和住宅二種形態之間的過渡地區。

5. 五福街（順興街、福興街、和興街、泰興街、長興街，雜姓區域，帶狀商業區）

五福街由順興街、福興街、和興街、泰興街、長興街等五個街區所組成，是鹿港街鎮中，最具代表性的區域，同時也是詩人雅客所競相描繪的對象。洪棄生先生遺書上有：「樓閣萬象，街衢對峙，有亭翼然，互二、三里，直如弦，平如砥，暑行不汗身，雨行不濡履。」（註一三）其中所形容的，就是以五福街為主的景緻。

五福街成一直線，是鹿港的商業街。街內商品種類繁多，同時貨色齊全，遠近聞名。其貨品主要來自碼頭區的行店，碼頭區負責貨物進出口業務，大街負責貨物販售，無論在位置配合或作業程序上都非常理想。在其中，商品有分類集中的現象，順興街古稱「魚脯街」是魚脯類（註一四）貨物的集中區。福興街、和興街，則是藥材、絲、布、染的集中區。

各街段的組織很單純，自設隘門、祭祀天公，由城內居民輪流當爐主（註一五），主司祭祀事宜，角頭廟影響圈和隘門防禦圈合而為一。（配置圖見次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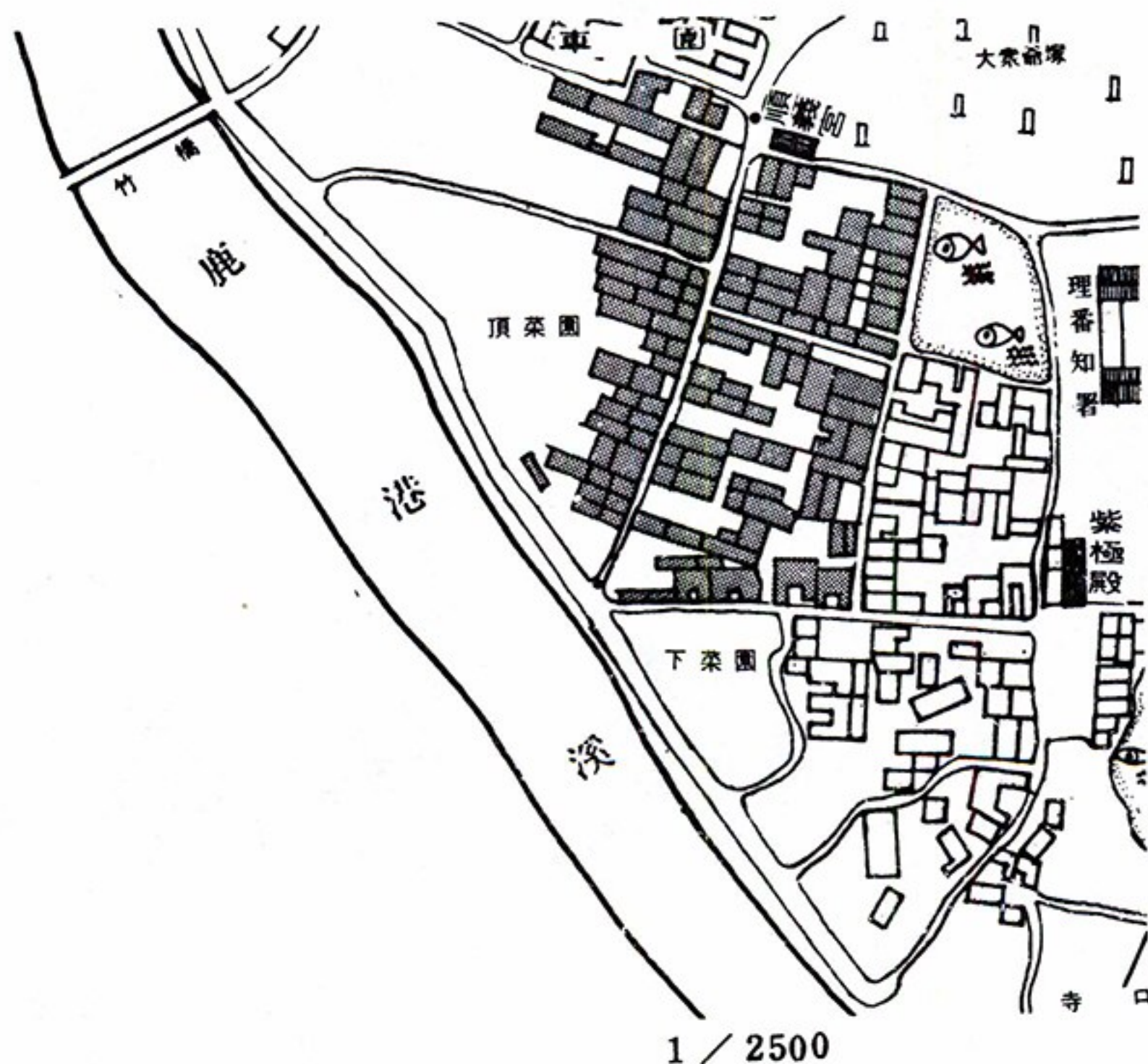
6. 菜園（頂菜園、下菜園、黃姓、農務方面）

菜園位於碼頭區的南端，北接車圍，南聯寺口。其西側是鹿港溪

，東側是大宗爺塚，位於街鎮的邊緣地區，是一個黃姓聚落區。居民多數務農，以黃慶源、黃德和為首，將收割的稻米、花生運來此處，形成米油商集團（十六）。

鹿港溪至菜園側時已無航運功能，河溝僅能供竹筏航行，因此菜園和港溝雖近，但關係並不密切，這一點在住屋的排列上表現了出來。

域內分成頂菜園、下菜園兩大部份，兩者之間在名稱上雖有不同，實則關係密切，領域的劃分並不明確。內部最重要的一條街是頂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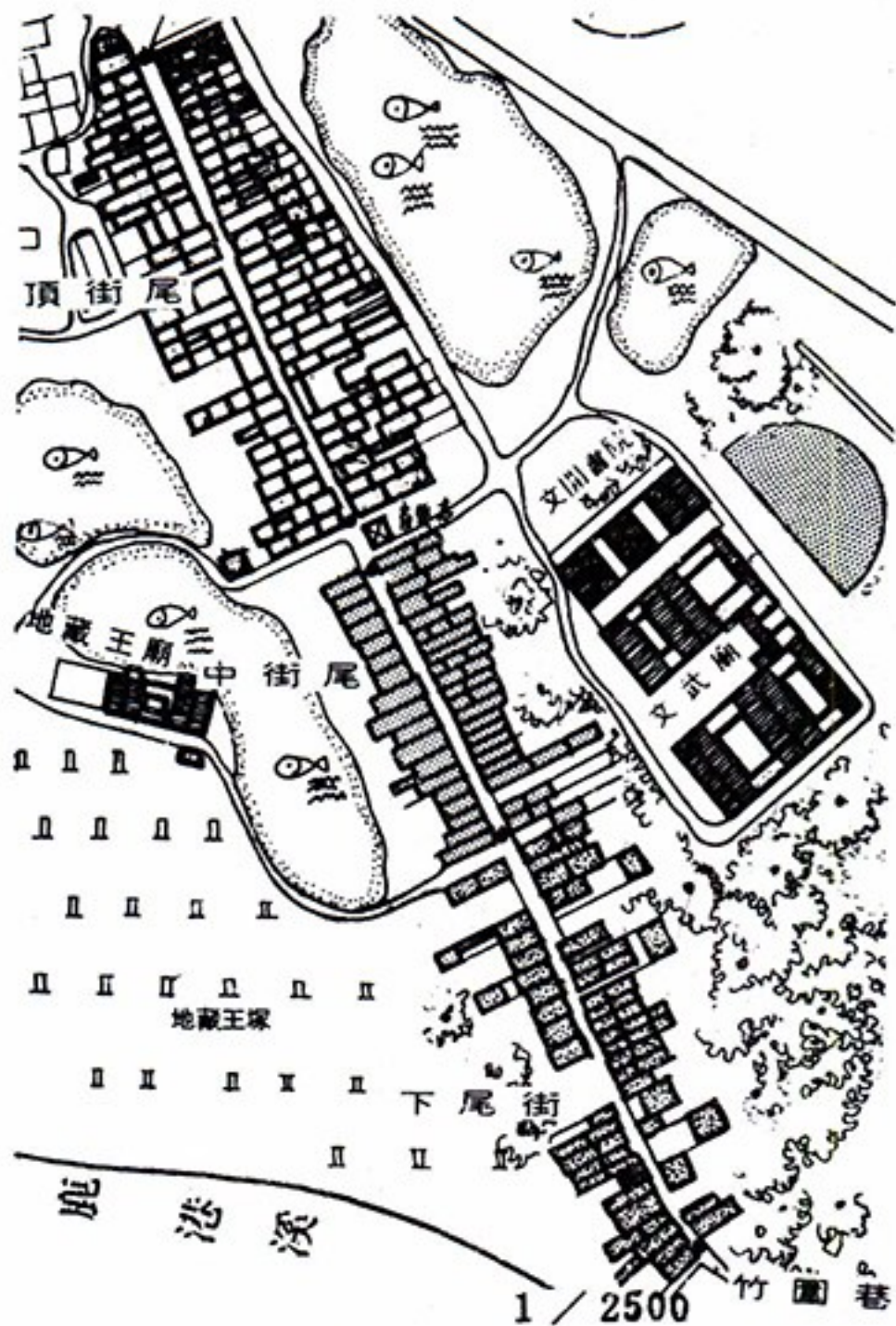
圖置配園菜 八十圖

牛墟頭是鹿港和東面農村往來必經之地，其東側原有一牛墟，所有鹿港的牛隻販賣均集中在此處進行。屋舍成面狀排列，擁擠而狹窄，以景靈宮為角頭廟。田仔墘和公館後一帶則屋舍龐大，坐北朝南，成為一種集村形態，域內居民多為富有的油商和地主，共同祭祀丁府王爺（註一七）。

牛墟頭是一個農產品的集散地，其農產品來自東面的許厝埔十二庄，有大宗的米穀和花生，因此域內的農產加工業非常發達，是「鹿港米」的一個重要據點。全區位居大街的一側，除了緊臨大街的一面外，附近沒有其他聚落。而通往大街的橫街仔上有重重隘門，入夜後完全孤立在外，形成一個很完整的同姓聚落。

9 街屋一帶（安平鎮街、石廈、板店街——錢江施姓大房）（頂街尾、中街尾、下街尾——雜姓，以錢江施姓大房居多）

街尾座落於鹿港街鎮的南端邊緣上。在長興街與板店街的交接處分成兩支線形的聚落；往埔里、林杞埔的東向大道上有石廈和安平鎮街；往溪湖、北斗的南向道路上有板店街、頂街尾、中街尾、下街尾



圖置配尾街 一十二圖

線形成長最大的缺點就是領域範圍不易控制；街尾也不例外，於內部有逐漸分段各自形成角頭的情形出現，道路的轉折處或道路交口處都成為分段的界線，總計可達六個之多。

頂、中、下街尾是其中的三個，各街段有隘門的設置，分割清楚。居民中以錢江施姓大房居多，但其他各姓也不在少數，故列入雜姓聚落區。頂街尾為傢俱、木雕業的集中區，因位於聯外道路和文祠道路側，故街面尚稱繁榮。中街尾則純為住宅區，街內沒有商店的出現，文武廟、文開書院位於其東側，是鹿港的文教區域。下街尾是米粉製造業的集中區，已濱臨鹿港溪側了。南下道路至此。分成兩支，向南轉過鹿港溪上的利濟橋可達彰化平原的北斗、溪湖；向東有條小徑可達竹圍巷。

板店街、石廈和安平鎮街是另外三個單元。板店街和大街銜接，其街內居民的生活形態與頂街尾略同，是一個傢俱、木雕、棺木（板店）業的集中區；石廈、安平鎮街則以住宅居多，其間屋舍多狹窄而擁擠，是鹿港和彰化（半線）之間往來必經之途。東來的牛車多以此處為終點，將柴、草卸下形成市集，日據後規模擴大，形成米倉地區。

這六個部份，除了頂、中街尾和文德宮口（俗稱溫王爺口）共有一間角頭廟之外，其餘的五個部份各自擁有一間，其中石廈的章府王爺廟已被大火焚毀，迄今未再重建。

10 其他 金門館——陳、林，住宅區。寺口——錢江施姓二房，製造業。地藏王口、尾厝、頂崙仔頂、下崙仔頂——雜姓。船仔頭——雜姓，漁、工。宮後——海海施姓，漁、工。

上述九個區域，有較明顯的共同因子存在，在街鎮中便顯出它的相似點或彼此之間的共同關係，有小部份地區，或因形成背景上特殊，或因地理環境變遷而重新開發，無法與其他的區域歸為一類，茲分別說明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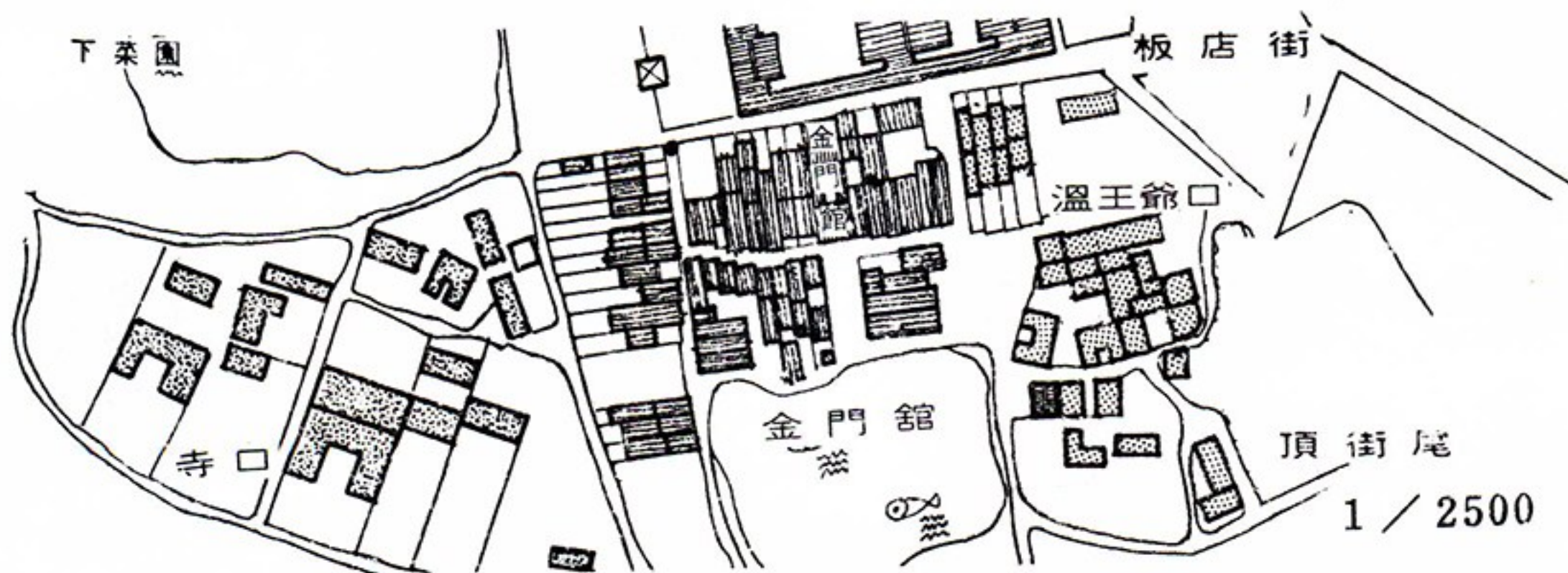
① 金門館：位於龍山寺的南側，原為水師汛和理番知署官兵的居

住區。以金門館（建築物）為中心，形成街廓形聚落，和其四周的單元沒有淵源存在，其中居民以陳、林二姓居多。

②寺口：寺口位於龍山寺正前方，下菜園的南面，為錢江施姓二房聚落區，與港溝側的瑞林、埔頭、引東、九間厝等地的血緣相近。居民不多，從事油車業（註一八），屋舍都非常龐大。

③地藏王口、尾厝、頂崙仔頂、下崙仔頂：四個區域都是低階層勞工的聚集區。居民從事於泥水、刻墓碑、挖屍穴、糞便處理一類的工作。其工作內容受人卑視，但為一個都市中所不可缺少的行業。位居墓區邊緣或池沼地區，對街鎮的影響很小。

④船仔頭、宮後：船仔頭位於天后宮的正北方，居民僅有二十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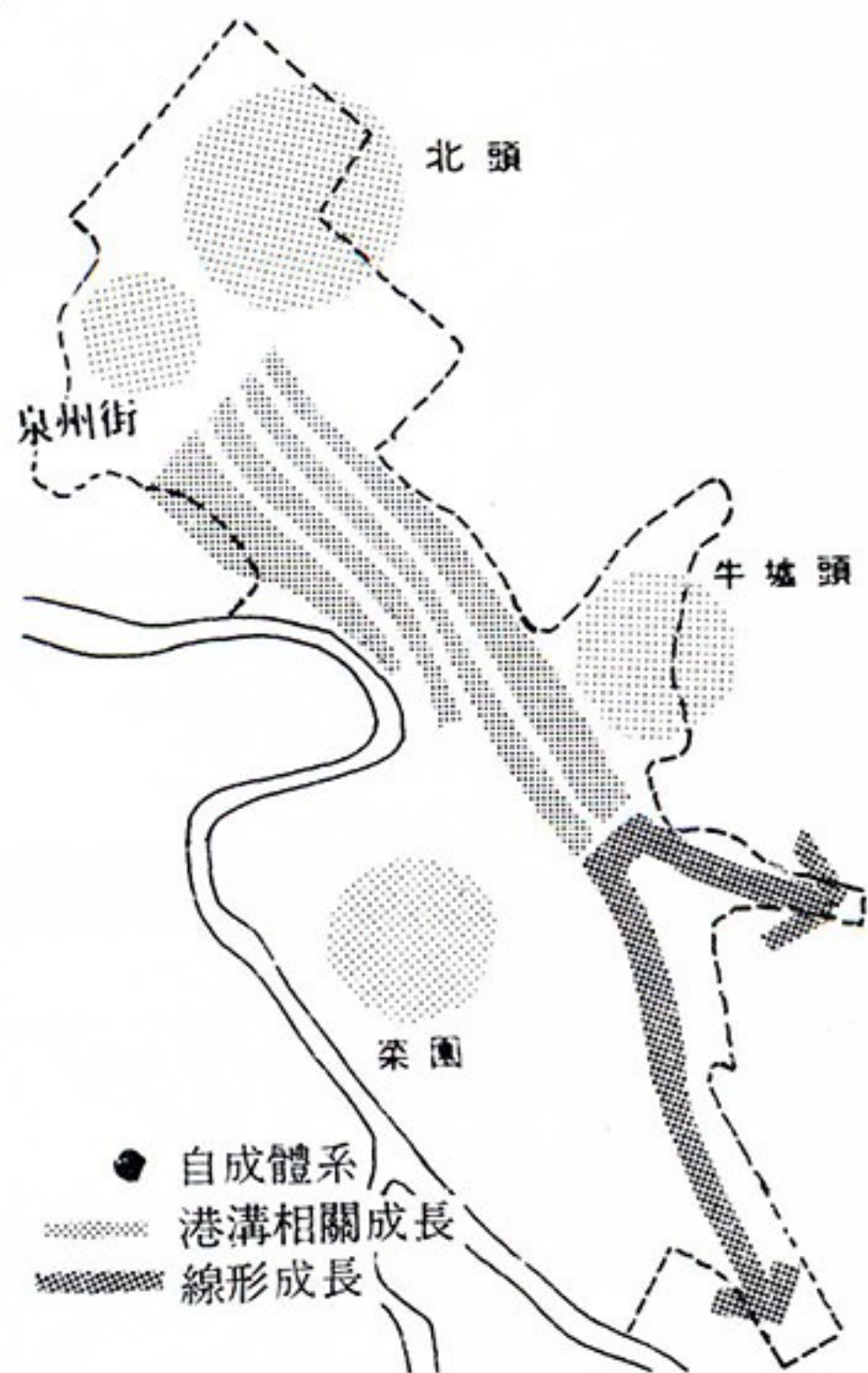
圖置配口寺及館門金 二十二圖

戶，是一個雜姓聚落，居民以捕魚和做工為業。宮後位於天后宮的東側，是尋海施姓的根據地，勢力相當龐大。屋舍分佈零散，大都是三合院形態。居民以捕魚和做工為業。

(三) 鹿港生活圈區位的特色

鹿港的生活圈主要建立在姓氏和血緣的關係上。小姓或雜姓因勢單力薄，故多集結一隅，以宗教力量來促進彼此間的認同，比方說五福街、船仔頭、溫王爺口等。單姓的聚落，絕大多數都有十分強烈的向心力和排外性，同時常因利益上的爭執，演變成姓氏之間的械鬥和對抗。因此單姓聚落區之間，除了商務上的往來之外，平時並沒有太多的人際交流，使得鹿港街鎮有了各據角頭各自為政的特殊關係出現，這一點以菜園、牛墟頭、北頭漁村尤其明顯。雜姓所聚居的五福街，由南到北貫穿鹿港的核心地帶，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沖淡了各領域間緊張對峙的氣氛，成為緩衝地帶，也將各生活圈串連起來，使得鹿港街鎮稍具整體感。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鹿港好似由許多不同類別的聚落單元拼湊而成。造成這種印象的原因很多，除了街道排列、空間分佈、隘門之外



元單織組的部內港鹿 三十二圖

，最主要的因素就是組織形態上的不同，這些不同的形態很強烈的表現出各單元的功能。我們可以將這些形態歸成下列五大類：

- ①屬於自成體系的有：泉州街、菜園、北頭漁村、牛墟頭。
- ②屬於線形聚落的有：街尾。
- ③屬於與港溝相關的線形聚落有：碼頭區、五福街、大街北段。
- ④屬於點狀散佈的有：宮後、頂崙仔頂、下崙仔頂、地藏王口、寺口。
- ⑤屬於街廓的有：金門館、車埕。

第四、五類，大都是個體形式，不多做解釋，其餘的三類分別說明如下：

1 自成體系：生活圈本身自行孤立或因血緣關係和行業關係被其他生活圈所孤立，其領域明確，區域內自成組織體系，組織形態、聚落形態和清末臺灣的集居農村（集村）很相近。但我們仍舊可以依屋舍組列的方式上分成兩類。泉州、北頭漁村是單向排列。菜園、牛墟頭是多方向組成的面形聚落。

2 線形生活圈：都市蔓延最常見的就是在聯外道路側的線形成長，早期臺灣的聚落中，由府城到彰化（半線）山麓側的官道或圳道兩側都可見到，社會學家稱之為「帶村」。這其中有許多帶村屬於血緣關係的線形成長。但在大型聚落中如同鹿港內部，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線形成長倒是不多見。造型上很平凡，形成背景却很特出。

3 港溝相關的線形聚落：因河岸之利所形成的線形聚落，前面已經詳細討論過。鹿港街鎮中表現得較為特殊的，也就是碼頭區和五福街二者之間的配合。貨物很自然的由上岸到大盤商、小盤商，作業程序上層次分明，機能合理，全部直線進行，交通節點減到了最低。第一章內附圖的錫口、新莊，聚落形態和鹿港的碼頭區相當類似。而他們的聚落規模和鹿港碼頭區不相上下。

鹿港聚落本身，不僅將上述三種形態合併，同時又加入了許多點狀、街廓狀的單元，正代表了其聚落內部的複雜性。

至於區位上的分佈，鹿港街鎮中表現得相當的適當，以港溝碼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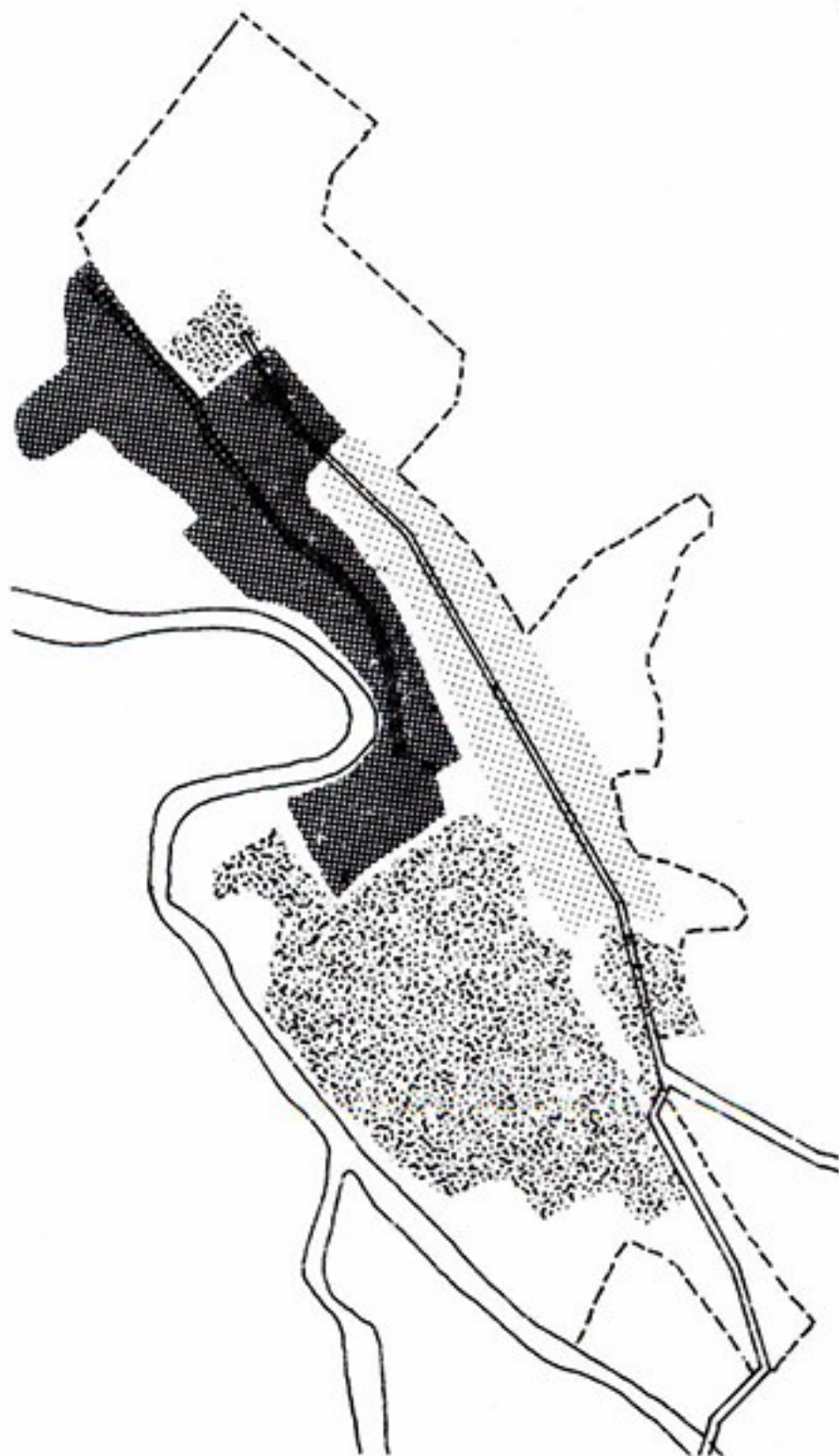
區為中心距離加大，商業關聯性同樣的逐漸減弱。五十六頁附圖二十四中，第一圈表示和港溝船務有直接關係的區域（碼頭區）。第二圈表示直接販售商品的區域（五福街）。點狀圖形的第三部份，則表示進出口商品加工、製造區域（菜園、興化宮口、街尾等）。其餘的部份是地方性的商業區或住宅區。排列得很有秩序。

總之，生活方式和區位分佈是互相影響的，它的過程是緩慢而持續的，唯有這種不斷修正的結果，才顯現出古老聚落區位組列上的合理，以今天來看清末鹿港，它的區位關係顯得很自然而合乎機能。

二、角頭廟影響圈

（一）角頭廟影響圈的意義

生活圈之內，我們可以經由角頭廟的祭祀範圍，將其內部的實質領域作一區分。角頭廟影響圈一詞，係採用社會學家分析社羣背景時所使用的「祭祀圈」概念。它的定義是這樣的：「以某一主祭神為中心，信徒們共同舉行祭祀所屬地域範圍」（註一八）。換句話說，祭祀圈是一個「領域」的名稱；岡田謙進而認為：「這個地域範圍隨著



圖四十二 鹿港區位分佈圖

主祭神影響力的大小而有不同，它可小至某一村落中的一個「角頭」，大可包括整個村落，甚至於包括無數村落」（註一九）。表明了祭祀圈可大可小，全看主祭神本身的影響力。

鹿港有四類廟宇（註二〇），換言之，即有四種不同類型的祭祀圈，但能應用到街鎮內實質分區上的只有角頭廟一種。主要是因為閩港廟的祭祀圈遍及整個街鎮，甚至超出四周鄉鎮，它的祭祀圈大於或等於街鎮範圍。而人羣廟和宗族廟的祭祀圈，則因祭祀羣衆不多或因信徒分散各角落，領域雖有，然而不完整或範圍不定，對街鎮內部分區上的意義不大（註二一）。

「角頭廟」意指「某一角落內居民所共建，而代表該角落整體的廟宇」，很顯然的，居民因角頭廟的影響，並以它為精神上的中心，產生了一種地域性組織，這個組織有它的固定影響範圍，也就是各有祭祀圈，將街鎮內部劃分成很多單元。全面調查鹿港的角頭廟之後，我們可以發現其領域大都是小於生活圈的範圍，其中只有泉州街一個例外。而城內居民的權力和義務上的分擔很明確，領域和領域之間的界線也很清楚（註二二）。由角頭廟所形成的祭祀圈，在時下並無適用的名詞之前，本文暫稱之為「角頭廟影響圈」，代表著「以角頭神為中心，信徒們共同舉行祭祀所屬地域範圍」（註二三）。通常一個角頭廟影響圈和另一個角頭廟影響圈並列時，在邊緣地帶往往有重疊的出現，同時在特殊情況下，它可能膨脹或縮小，以加多或減少人力，來應付各種變化，但事情過後，則恢復往常的情況。

鹿港的角頭廟影響圈，又可分成兩類：（一）有角頭廟；（二）有角頭爐，但尚未建廟或廟宇因故毀去。沒有角頭廟的地區通常以一支黑令旗（註二四）做為它的標誌，這兩種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差別。領域內的居民每年選舉爐主一名，首事四名負責內部事宜。「金長興街玉皇大帝規約」（註二五）（金長興街即長興街，街內居民祀奉天公），規定了城內居民的權力與義務，茲將部份條例摘錄於下：

「大正十年金長興街玉皇大帝會規約」：

第二條：每年每戶捐金十圓。

第三條：如有再加入者，應當壓爐金四圓。

第四條：每年首事各訂豬羊肉三斤。

第五條：每年有捐全者，豬、羊肉貳斤，粿粽各四。

第八條：每年恭祝聖誕之時，應當設備麵席款待。（按：聖誕指角頭神之生辰日，在長興街為天公生。）

第十一條：每年公租應納地租、水租等費，概歸值年爐主全部負擔，倘逢年豐歲欠及租價升降，各關造化，決不能滯納貽害公業。（按：長興街居民共同出資於郊區購買農地，租與他人耕種，將所得租金移作祭祀之用，故有此約）。

第十五條：管理人若有轉移他街，應當管理解除，須著方便捺印，不得刁難。

另於第三次條約時增列一條，為：

「新購買本街房屋者，應自買後三年，始有權加入。」

由上今各條例中，我們可以知道，角頭廟影響圈內的居民，並非僅止於宗教活動的參與，同時也是一個在固定領域上有組織的團體。

（二）角頭廟影響圈內的組織類別

一個生活圈之內，因組織成分上的不同，所擁有的角頭廟影響圈數目也就多寡不定。最多的是碼頭區，除了有治義堂、南泉宮、泰安宮、聖神廟、潤澤宮、池府王爺七個之外，另有白府王爺一尊原址於戊戌年（光緒二十四年）被大水冲毀，影響範圍不明，若加入計算，碼頭區的生活圈內，共可分成八個角頭廟影響圈；最少的僅有一個，即生活圈等於角頭廟影響圈，如泉州街的集英殿即是。一般多在四、五個之間。各生活圈所擁有的角頭廟影響圈及其領域名稱表列於第四節。

一個角頭廟影響圈內的戶數，概略的統計，多者可達一百戶左右，少者在二十、三十戶之間，隨其人羣上分類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別。至於內部居民的組織形態可分成兩大類：

第一類：內部有再分區的傾向，但是不規則，同時領域不定，其

動機是因事而異的，無法很客觀的研究，在生活圈之內，角頭廟影響圈可視為最基本的組織單元，其中包括有：

①北頭漁村：內分忠義廟（郭厝）、鳳朝宮（后寮仔）、角頭爐

（東石）（註二六）

②牛墟頭：內分景靈宮（牛墟頭）、丁府王爺（公館後、田仔墘）。

③菜園：內分順義宮（頂菜園）、紫極殿（下菜園）。

第二類：將血緣親疏，行業類別很清晰的用隘門將領域表現出來，換句話說，角頭廟影響圈內仍有進一步的細分，其中又可分成兩種情形：

（一）角頭廟影響圈的領域範圍和隘門防禦圈相同。

（二）角頭廟影響圈的領域之內，可分成二、三個隘門防禦圈，在鹿港有：文德宮、護安宮、洽義堂、南泉宮、潤澤宮、天公爐（菜市頭街和城隍廟口）等六個。

第二類的角頭廟影響圈並非是街鎮中最基本的組織單元，其內又可分成很多種「鄰里組織」，留待隘門防禦圈一節詳談。

三、隘門防禦圈

（一）隘門的領域及功能

隘門是早期臺灣治安不良的商業聚落的特色之一，除了鹿港之外，艋舺也有類似的遺跡（註二六）。它的造型有兩種：大型隘門，上有銃櫃，體積龐大類似城門，多設於重要據點，數目不多；小型隘門沒有銃櫃，造型簡單如小牌坊，遍佈於街頭巷尾。兩者皆為磚石構造，有兩扇大門及一扇小門。白天開啓使得街巷暢通無阻；入夜封閉造成巷道隔斷，形成許多獨立的組織單元，沒有急事是互不通行的。隘門的設置有雙重作用，一方面可以防止外來盜賊的侵入，另一方面可以減少聚落內部分類械鬥時雙方所遭受的人員損傷；內部向心力極強，領域和成員也都很明確，其所圍成的領域以防禦功能為主，故稱之為

「隘門防禦圈」。

（二）隘門防禦圈內的組織形態

隘門防禦圈是鹿港街鎮中最小層次的組織單元，組成一個隘門防禦圈的戶數多寡不定，由四、五十戶到一戶的都有，一般多在二、三十戶之間，戶戶緊臨，沒有絲毫空隙，所有巷道上隘門重重，防患周詳；其內部的鄰里組織形態有四種：

1 隘門防禦圈內有不少屋宇，但僅屬一個家族所有，在鹿港有二個：

①合和行（錢江施姓二房，瑞林街）是一家大船頭行（見下圖），內部住屋共有二十餘棟，除了屋主使用的居所、辦公室、梳妝樓之外，其餘的做為其苦力、婢女、船員的住所及貨物倉儲。擁有巷道中的一大截，前後兩端各築設有隘門一座，通往港溝的私巷也另築有隘門，平時巷道的兩側堆滿了進口貨物，大盤商多來此購買船貨，非常特別。

②益源行（潯海施姓，新宮側）大船頭行兼碾米業，其左右兩個隘門將新祖宮圍牆外的巷道隔斷，形成一個小廣場，鹿港人稱之為「益源埕」。

上述的兩個隘門與其鄰近隘門之間的宗族關係相當親近，但由於屋舍過多，為了管理上的方便，故自設隘門以利於防禦。其內部以店東為首，形成一個家族式的自衛組織。

2 因血緣相近，行業相似，集結小資本來爭取共同利益。行店內以家庭為主，貨物的



圖五十二 合和行配置圖

搬運及販售則多賴左右鄰居相互資助；這一類的隘門防禦圈位於港溝一帶，稱為「九八船行」區。因資金有限，為保護其利益，其向心力強，排外性也強，與其他隘門之間的衝突也多。隘門的設置主要為防止其他隘門防禦圈的挑釁，其次才是防止外來的盜賊，是一種宗族式的自衛組織。為數不少，以埔頭一帶為例：

①埔頭（錢江施姓二房）埔頭隘門防禦圈，與九間厝為界。域內九八船行的數目非常多，一家船行可能只有一棟住屋，至多也不超過三間，據當地耆老施瓊玖先生告知，這些船行大都不掛招牌，貨源不定，但利潤優厚。

②九間厝：同前。

③引東（錢江施姓二房）這是一個較為特殊的區域。船行主人為衙門捕快，俗稱「四快」，資金多，但因非專業經營，故貿易額介於大型船行與九八船行之間。

前述的兩類隘門防禦圈，其聚落形態非常相似，綿亙於港溝側，將沿港的帶狀聚落劃分成許多塊狀單元。以血緣關係來做個比較，巷道有如一脈流傳的血統，彼此之間是相通的，利益衝突導致隘門的設置，整體說來，顯得隔而不離，於公於私兩面都能恰到好處。

3 隘門防禦圈內有領導階層存在，以宗族、姓氏為基礎，因共同利益而集結，其隘門防禦圈的面積較前二者為大，域內的居民以從事相關行業為主，是一種基於宗族、姓氏的自衛組織，有：

①泉州街一帶（埔錦黃姓）：以日茂行（主人姓林）為首的船行區。

②頂菜園（黃姓）：以黃慶源、黃德和為首的農業加工區。

④隘門防禦圈的組成分子，沒有血緣關係，也沒有姓氏關係，為了共同利益及防止外人侵犯而形成的自衛團體。其向心力、排外性都沒有上述三者的強烈。居民的生活水準較高，與鄰近的隘門防禦圈之間並沒有多大的糾紛，其領域對外人比較開放。例如：

①五福街：順興街、福興街、和興街、泰興街、長興街。

②街尾一帶：頂街尾、中街尾、下街尾。

這一類的隘門防禦圈，內部沒有明顯的淵源存在。既不捲入姓氏對抗，也不捲入碼頭爭奪。因此能够和其他隘門防禦圈和平共處。隘門的設立目的，主要為防患外來盜賊的侵入。

由上述的各類中，我們可以知道：隘門防禦圈的形成，並沒有什麼一定的體制存在。所有隘門設立的目的大致相同，那就是爭取領域內居民的共同利益。在一個治安不良的社會中，隘門嚇阻了許多心存不善的宵小，發揮了最大的防禦功能；相對的也阻隔了街鎮內居民彼此之間的交流，使得內部對抗持續了更久，功過之間實難遽下定論。

（三）隘門防禦圈的特色

隘門防禦圈的建立，引發了都市土地使用上一項有趣的問題，那就是土地的公私混淆。在隘門防禦圈內，白天的公眾巷道，入夜之後變成私有空地。於一個以步行為主的街巷中，土地使用上發揮了最大的邊際效用。鹿港的建築密度很高，隘門設置之後，利用巷道做為戶外空間，彌補了戶外空間（open space）的不足，也使得域內居民親密如同大家庭的一份子，這是新型都市中所沒有的。

隘門防禦圈第二種強烈對比，是白天的人車喧嘩和夜晚的清幽寂靜。它摒除了時下住宅區冷清的街容與商業區通宵達旦的吵雜。起居坐息與大自然的氣象調配得非常和諧，生活於其間，顯得活潑而順暢。

由聚落整體來看，隘門防禦圈很自然地銜接成帶狀聚落，空間緊湊，動線也很流暢，兼具都市街道的動性與坊里的靜態觀念（註二七），相當的特出。

四、三種領域的組織與背景

（一）三種領域背景的比较

人羣和領域上劃分的情形，前三小節已依次的作了介紹，三者總數分別為：

1 生活圈：十個。

2 角頭廟影響圈：三十九個（註二八）。

3 隘門防禦圈：三十組（註二九）。

十個生活圈和三十七個角頭廟影響圈，都分別涵蓋了整個街鎮，隘門防禦圈僅存在碼頭區、泉州街、大街等地，故數目反較角頭廟影響圈為少。

形成生活圈、角頭廟影響圈及隘門防禦圈三者的背景因素，在此稍加統計，所有名單列於附註上（註三〇）。

① 生活圈：十個生活圈中，除了第十項「其他」之外，因生活形態相同而集結的有四個；姓氏關係有三個；宗族關係有兩個。

② 角頭廟影響圈：三十九個角頭廟影響圈中，宗族關係有十四個，姓氏關係有八個，生活形態相同而集結的有十二個，地緣關係有一個（註三一），其他的有四個。

③ 隘門防禦圈：三十個隘門防禦圈中，宗族關係有十四個，生活形態相同而集結的有十二個，姓氏關係有一個，其他的有三個。

由上述的統計中可知：鹿港領域分割上最重要的因素有三，依次為宗族關係、生活形態和姓氏關係。同時也可以看出來，領域愈細分，血緣傾向愈濃厚。本論第一章的「血緣、地緣的聚落」一節中，曾經提到，宗族和姓氏之間的差別，在時下僅能依族譜及地方耆老口碑做為判斷的根據，正確與否差距很大，在此僅供參考之用。生活形態相同，指的是沒有宗族、姓氏等關係，但有共同的生活行為，或依打漁，或經商，或僅共同居住在一起，五福街是最具代表性的區域。至於角頭廟影響圈內有「地緣關係」一個，指的是金門館，據云：其居民全都來自金門，故以地緣視之。姚瑩說：「臺灣之民，不以族分類，而以府為氣類，漳人黨漳，泉人黨泉，粵人黨粵……。」（註三二）從整體上來看，鹿港街鎮以地緣（泉州）為基礎而建立，是不可否認的，然則內部領域劃分上，宗族關係影響很大。換言之，地緣是集居因素的「表」，宗族是集居因素的「裡」，宗教形式則依循二者，表現於外。

（二）三種領域之間的關係

至於生活圈，角頭廟影響圈，隘門防禦圈三者之間的關係，各區域都有所不同，彼此之間只有領域劃分上大小不同的區別，沒有「分層負責」的意義，也就是各管各的，不成為一個「體系」（註三三），同時也沒有較相近的等比級數存在，完全是自然形成。當然其間也並非漫無章法，次序仍舊有，一概是往下細分，由少到多，如下：

生活圈 $\supset$ 角頭廟影響圈 $\supset$ 隘門防禦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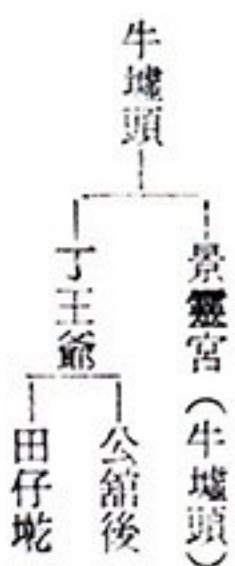
隘門並非各地區都有，沒有隘門的區域，角頭廟影響圈就是其最小的組織單元，因此依隘門之有無可分成兩大類：

第一類：區域內沒有隘門，或者沒有隘門，但此類隘門無界定領域的功能。

① 北頭漁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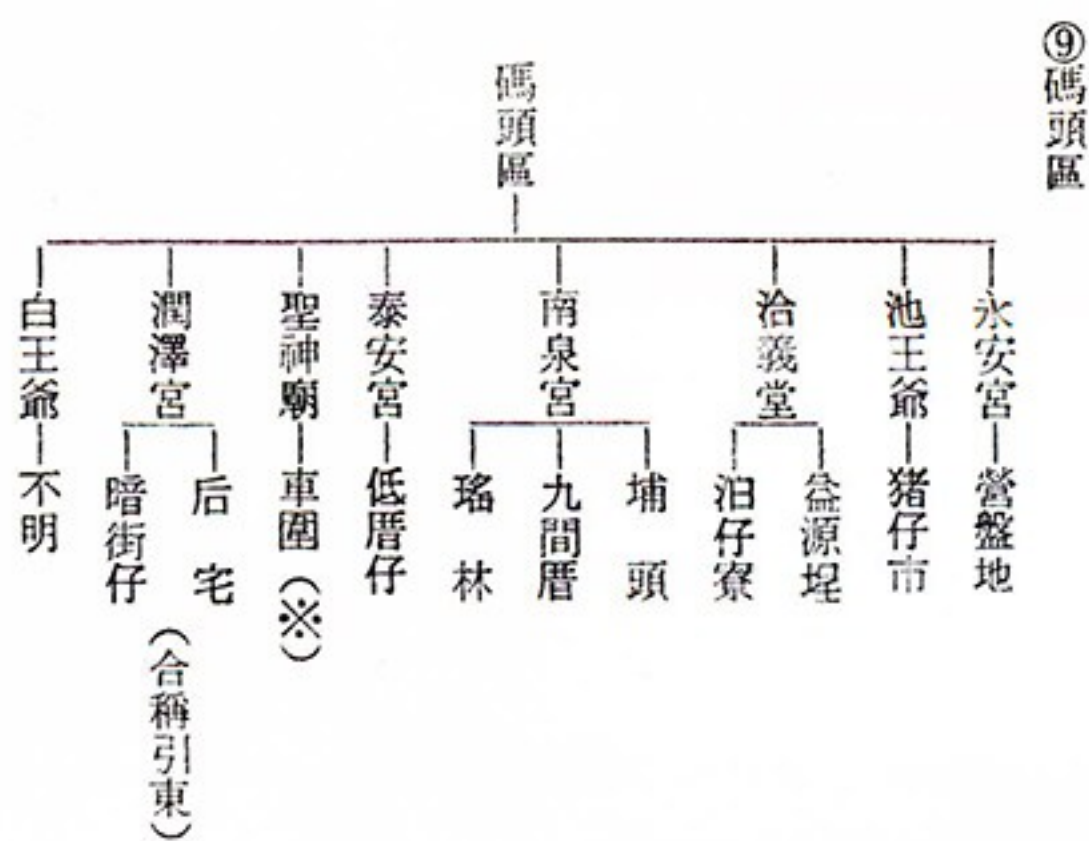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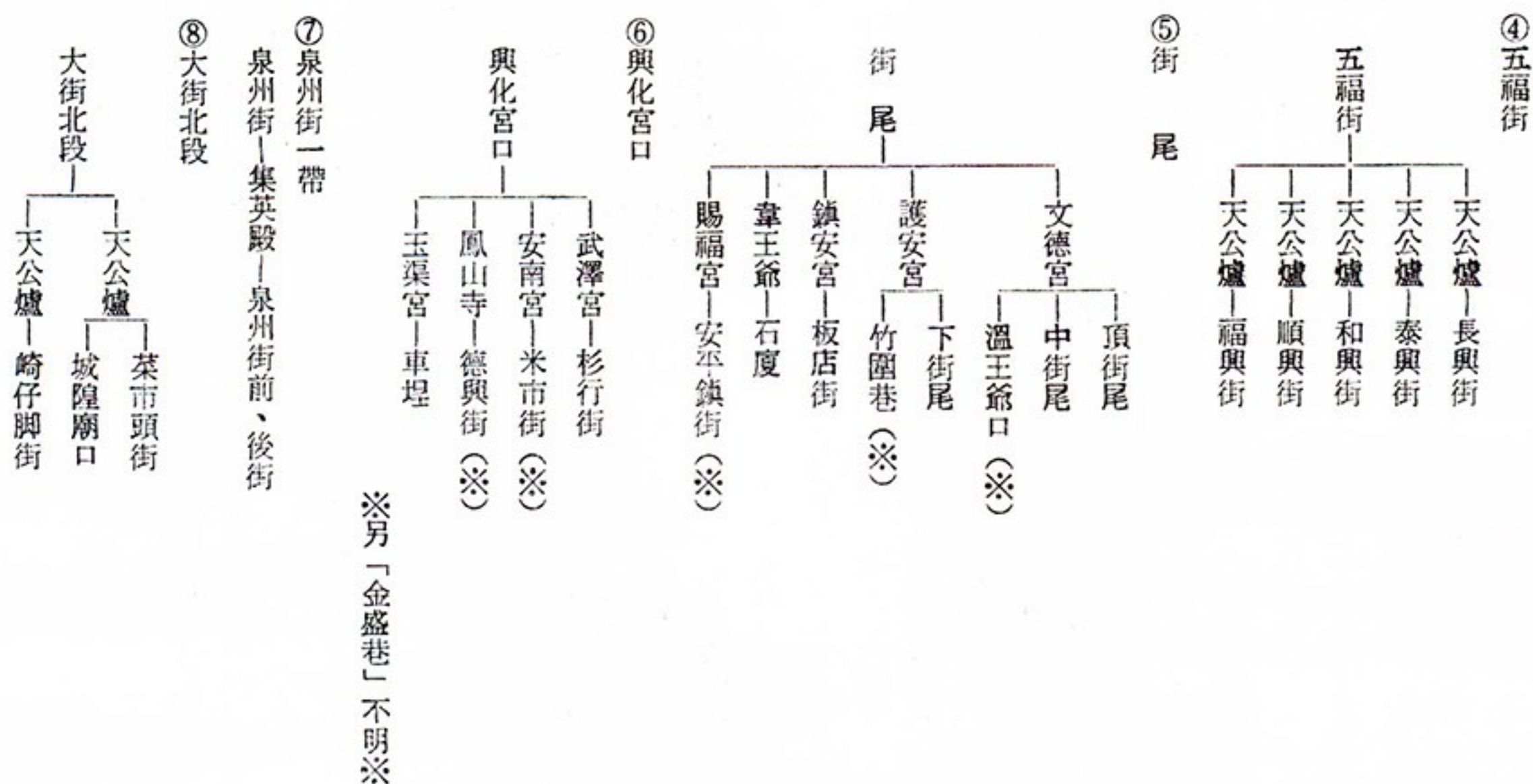
② 牛埔頭



③ 菜園



第二類：區域內有隘門防禦圈，至於無隘門的部份加「※」以資分辨。



由圖表中可以察覺，許多地區角頭廟影響圈等於隘門防禦圈。這種情形地區，多以「街」為單位(註三四)。街的兩側有隘門，同時內部有角頭廟或角頭爐，唯一例外的是泉州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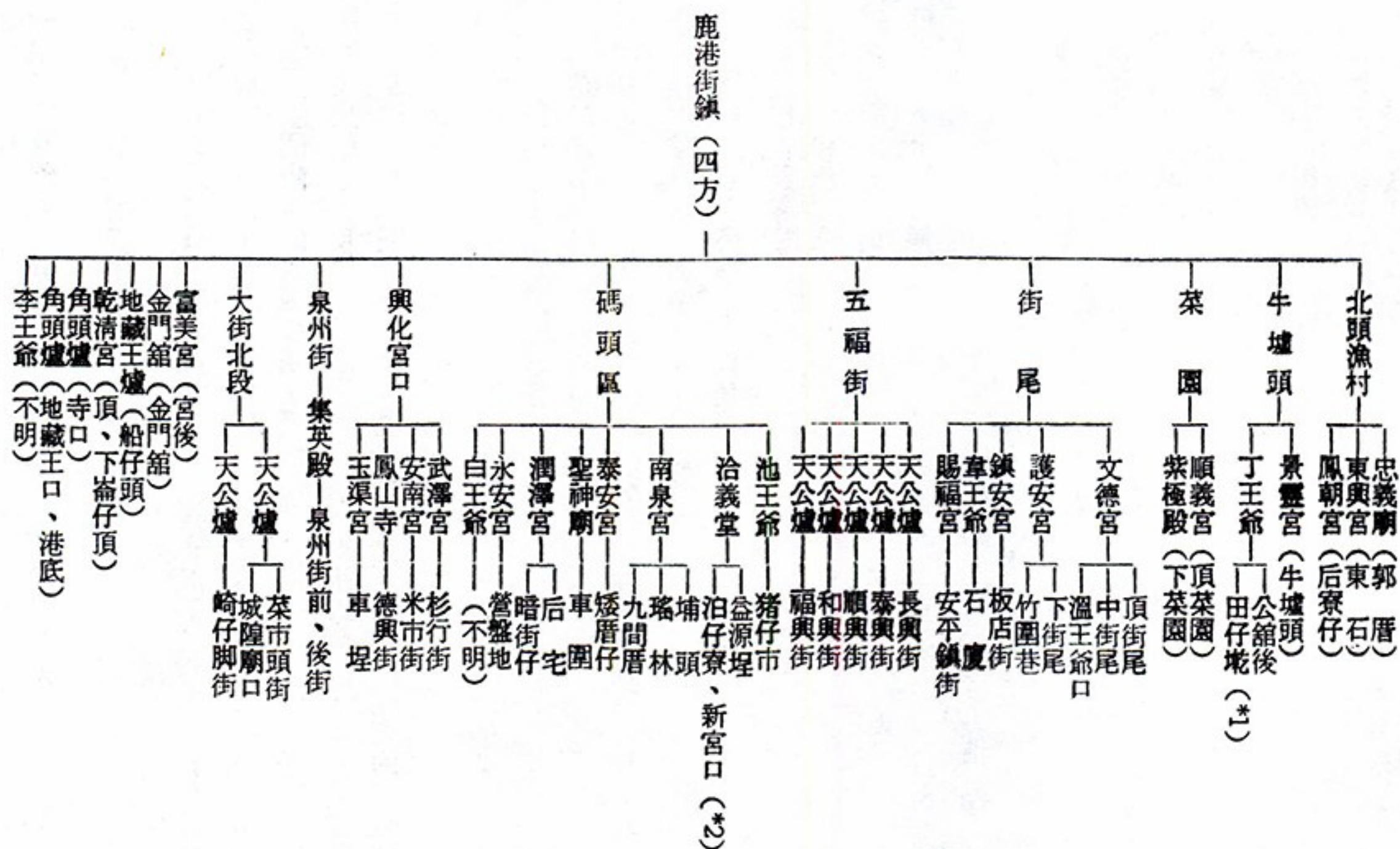
另，在這圖表中，有小部份角頭廟在清末以後才建造的，為了研究方便，我們將之列入，但廟宇數正式統計時，並不加入計算。其建造年代詳見：「鹿港神明會」。

(三) 鹿港整體組織圖表

上列的九個圖表，分別代表了九個生活圈內部的組織情形。第十項「其他」因分散各地區，無法組織成形，故不列表內。將十個圖表合併，我們便可以了解鹿港整體組織的情形。

(※1) 丁王爺已毀，現建有護福宮。

(※2) 泊仔寮與新宮口同在一個隘門防禦圈內。



(四)「街鎮」和「四方」兩項的補充說明

鹿港內部的組織情形，前一小節已詳細說明，但「生活圈」之前的「街鎮」和「四方」兩項，在此必須做一補充。

鹿港是個水陸通埠，與泉廈僅一水之隔，船隻的往來只需八、九個時辰，因此人口流動性很高，兩地時有訊息相通，在心理上特別強調其祖籍（即閩粵沿海之血緣村落）；加以內部人羣和角頭之間利益上的爭執極大，居民的活動上多侷限在自己的角頭和雜姓聚落區之內，對街鎮整體的認同感，可想而知，自然是不會很強烈的。緒論中「人羣上的分類」一節裡我們曾經提到過：有很多居民來鹿港的目的不在於往下紮根，繁衍子孫，而是經商營利；其最終目的是回歸泉廈……等語，此說由文獻上及田野調查中可以確知。到了日人據臺之後，這個觀念才有所轉變。當時多數的大船頭行及行店結束了鹿港的商業活動，攜家帶著回歸閩粵，部份中小型的行店眷念當地的事業，另立家譜重新開始，各角頭的領導形態逐漸瓦解，居民之間的對立不復當年激烈；加以日人大事拆除隘門、拓寬道路、重罰械鬥，角頭的封閉感才逐漸的改善。雖然斯時鹿港人口僅止餘不滿兩萬人，無庸置疑，這些人才是最早步出角頭的桎梏，對鹿港整體產生認同感的居民。而在這以前，生活中能使得居民有共同信念的，是宗教方面而非實質領域方面，是超地域性的神社或閭港廟。如前所說：這些廟宇及神社乃是全體居民心靈寄託或代天行道之所。故鹿港的組織中「街鎮」一項，其宗教意味，實勝於領域意味。

至於「四方」一項，指的是東、西、南、北四個方位。在宗教信仰深久的影響之下，鹿港街鎮中很象徵性地在四個方位上各建造了一座土地公廟，祭祀福德正神。四座土地廟中；東土地公廟位於牛墟頭景靈宮內；西土地公廟位於頂菜園和車圍接壤的大眾爺廟之內（註三五）；南土地公廟位於街尾（註三六）；北土地公廟位於船仔頭的奉天宮側（註三七）。相當有趣的是這四座土地公廟很規則的位於街鎮四方的端點上。當地居民常燒香祈福，以求其境內平安，五穀豐收。這

一項屬於意象上的分區，實質領域上並不十分明確。

(五) 對鹿港組織上的一點看法

鹿港街鎮組織，從圖表中可知，其分佈不很均勻；影響因素，主要在於所處區位上的不同。區位重要則組織嚴密，生活圈、角頭廟影響圈、隘門防禦圈層層分明，而域內分割清楚，寸土必爭，同時領域範圍也比較小。反之，若區位不重要，則組織鬆散，建築物零落散佈。緊密與鬆散之間並無所謂「優劣」的分別，其所代表的只是早期居民對價值觀的一種直覺反應而已。

至於五種分區組織，其背景、表現形式和宗教上的關係如下：

①街鎮——宗教意味較濃。

②四方——以四座土地廟為象徵。

③生活圈——為筆者依姓氏、宗族、生活形態及人羣集結形態區分，其中雖有宗教影響，但不具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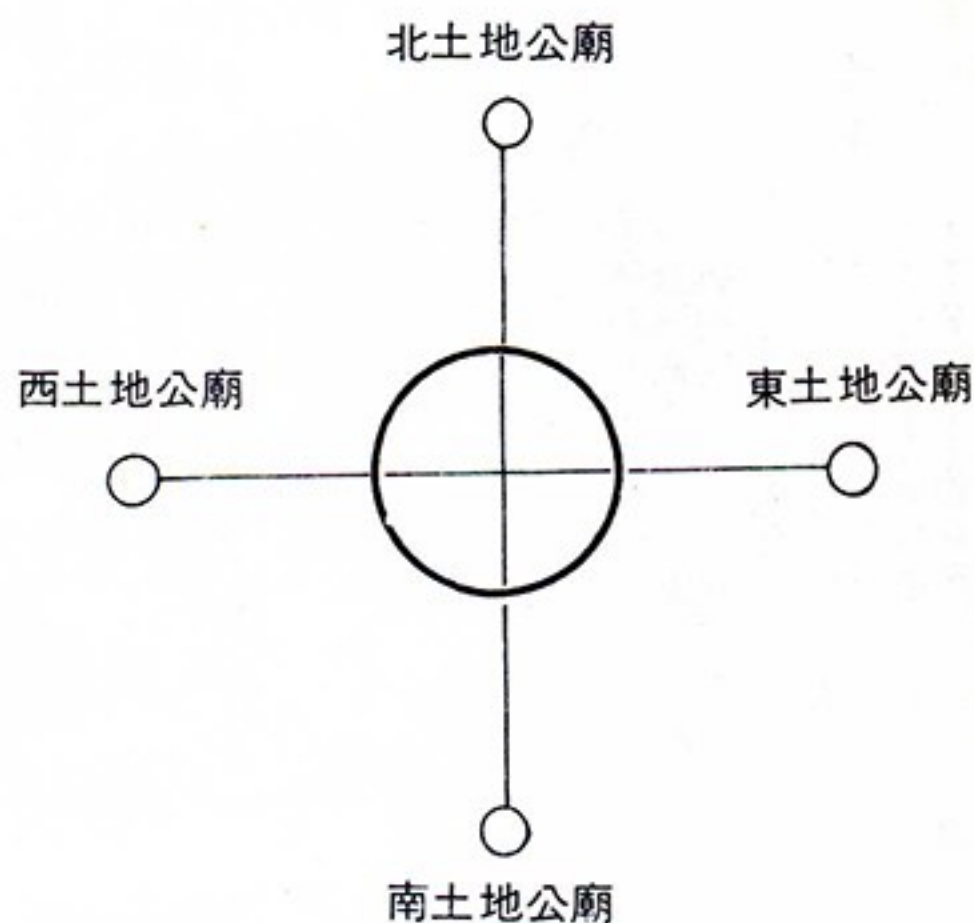
④角頭廟影響圈——以角頭廟做為中心象徵。

⑤隘門防禦圈

——部份和角頭廟影響圈同，另外則為血緣、生活形態等因素。

除此之外，戶戶幾乎都擁有家鄉神的神像，宗教對於一個傳統中國社會影響力之大，由此可知。

除了「街鎮」、「四方」、「生活圈」、「角頭廟



圖意示方四 六十二圖

影響圈」、「隘門防禦圈」五種不同的分區之外，鹿港街鎮中尚有其他的分據現象。比方說：姓氏上、血緣支脈上的分區，但諸如此類的集結現象，多為不規則或分佈不均勻，尚待社會學家做進一步的探討。

附 註

- (註一) 參閱 Lois and Louis darling: A place is the sun. 王佩華譯：生態學淺說 三十八頁。
- (註二) 后寮仔的戶外空間是漁行廣場，供漁貨拍賣。一般人稱之為「姓順埕」。
- (註三) 泉州街一帶的居民其堂號皆為「埔錦」，是否有血緣關係，尚待社會學家做進一步的研究。
- (註四) 此名稱蒙施振民先生指正。
- (註五) 「日茂行」是鹿港商業史上最具有規模的船頭行，有關它的傳說很多，可以參閱施翠峰：思古幽情集第二冊太子與蝦穴等等。
- (註六) 「王宮」今已毀，原是廈郊會館。
- (註七) 在王宮埕之兩側各有隘門一座，是錢江、潯海施姓的分界線。
- (註八) 暗街仔和后宅一般人合稱之為「引東」。
- (註九) 有關瑤林、埔頭、九間厝是否共同奉祀一間角頭廟，尚待考證。
- (註一〇) 有近二十個隘門存在。
- (註一一) 拚房意指：同宗之內的械鬥，詳見緒論治安情形一節。
- (註一二) 「舊街」一名是當地父老告知的，一般很少使用，但為了行文上的方便，筆者以此名代表由泉州街到后宅這一條道路。
- (註一三) 詳見 洪棄生先生遺書，第五冊：鹿港乘桴記。
- (註一四) 魚脯類意指：鹹魚、海帶、金針、木耳等等的海產乾類食品。
- (註一五) 這在五個街段都有不同，有的用抽籤，有的用輪配。
- (註一六) 有關牛墟頭和許厝埔十二庄的關係，尚待研究。
- (註一七) 這兩個地區分界線並不明確。另丁府王爺已毀，目前建有護福宮。
- (註一八) 參閱 文崇一等：西河的社會變遷 一三七頁。
- (註一九) 施振民：祭祀圈與社會組織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期刊三十六期一九一—二〇五頁。
- (註二〇) 參閱 莊英章：林杞埔 一七八—一七九頁。
- (註二一) 詳見 施振民、許嘉明鹿港古老風貌調查研究發展計劃，一般研究部份一〇—二十二頁。
- (註二二) 這一點，經由田野訪問得知。

街道、廟宇、市集和公共建築四類。這其中，公共建築對聚落的組織和形態影響不大，在此不做討論。其餘三類，分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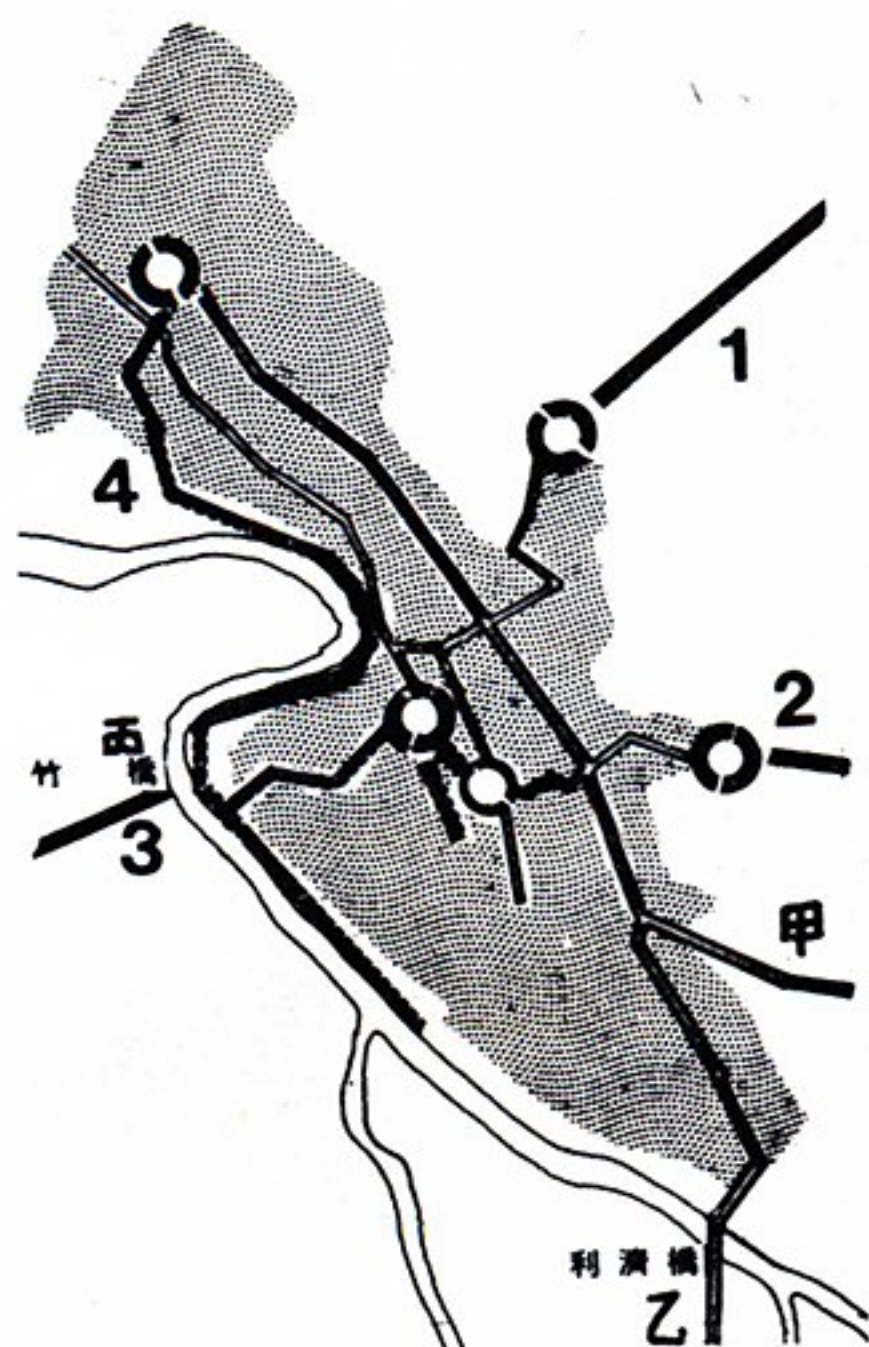
一、鹿港街道的研究

(一) 街道的組織與排列

道路可以分成聯外道路和內部道路兩大部份。「聯外道路」意指聚落之間的道路；「內部道路」指的是聚落內部的街巷。鹿港是一個大型的商業聚落，因此聯外和內部兩種道路對它而言，都很重要。

前面我們說過：鹿港聚落成長的原動力在於貨品交易上，這個交易活動有兩方面，一是進口，二是出口。泉廈的商人運來當地的貨品同時購買農產品回去；農村的商販恰好相反，他們運售農產品同時購買由船運來的貨品。兩種行為交替進行，鹿港居其間成為貨物的集散地和商業活動的焦點。在這種情況下，鹿港街道的組列，可想而知，必然受到相當大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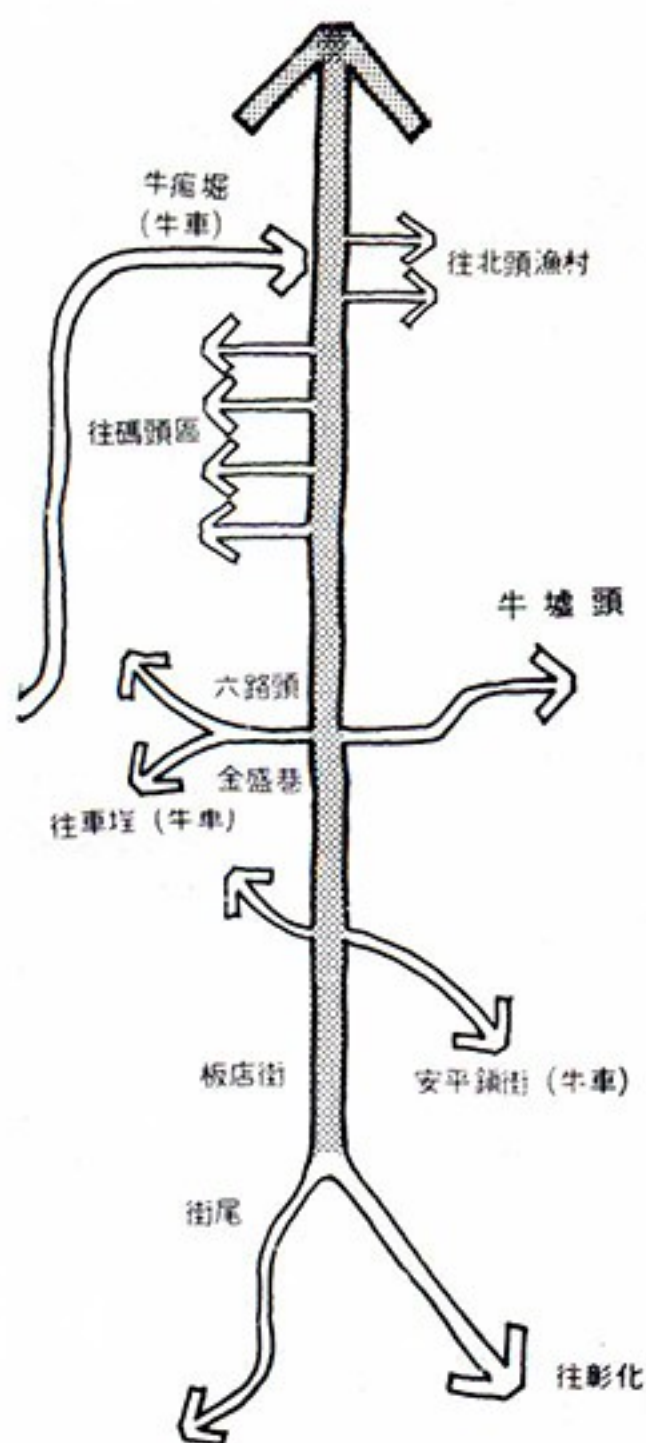
碼頭區的交易形式較為單純，帆船進入鹿港溪之後，它的交易範圍就沿著河岸成線形的展開，道路也就沿著河岸形成。內地的交易活動來自各農村角落，交通工具比較不受地形、地勢的影響，因此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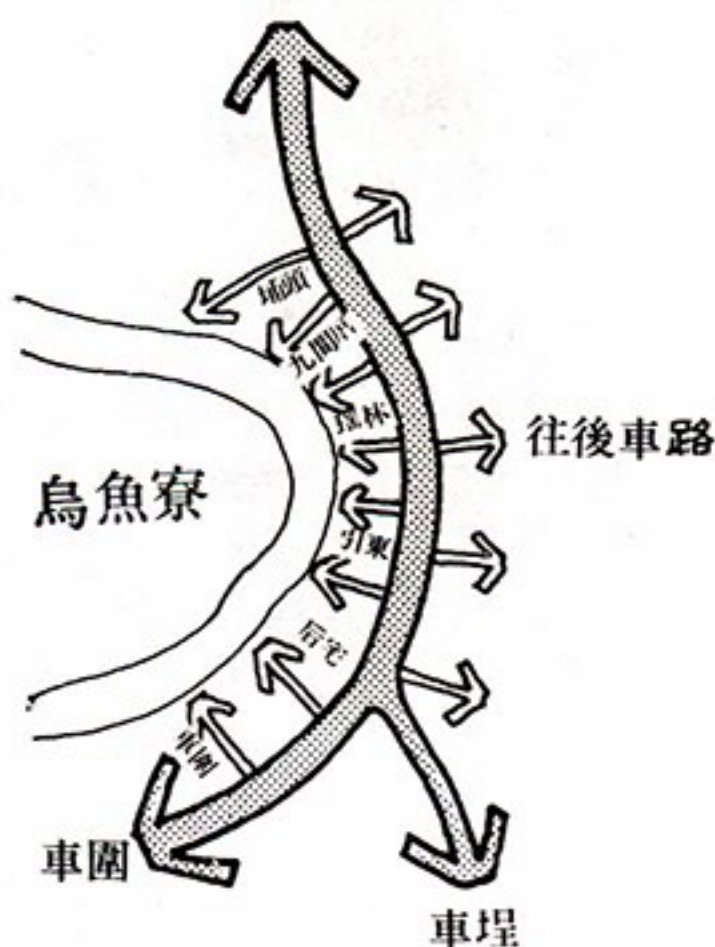
圖七十二 聯外道路圖

交易範圍較為複雜，並非成單純的線狀，而是點狀的散佈在街鎮邊緣，而這些點狀分佈和四週村莊的位置有很大的關係。鹿港對內地的商業範圍，主要在彰化平原和東西的埔里、林杞埔山區，以牛車為運輸工具，所走的路線有四條：

- ①彰化平原北部來的牛車，行經崙仔頂側，停在牛墟頭。
- ②由埔里、林杞埔方向來的牛車，經拱辰宮前，到達安平鎮街。
- ③彰化平原南部來的牛車，涉水過鹿港溪，經車圍到車埕、草仔市，或經菜園到寺口、港底。
- ④南部來的牛車，亦可經車圍、碼頭區到牛墟堀（營盤地）。牛車停放在街鎮邊緣的空地上，逐漸的這些全地就形成農產品的



圖九十二 大街示意圖



圖八十二 舊街示意圖

交易場所，略具廣場雛形，進而影響了內部街道的組列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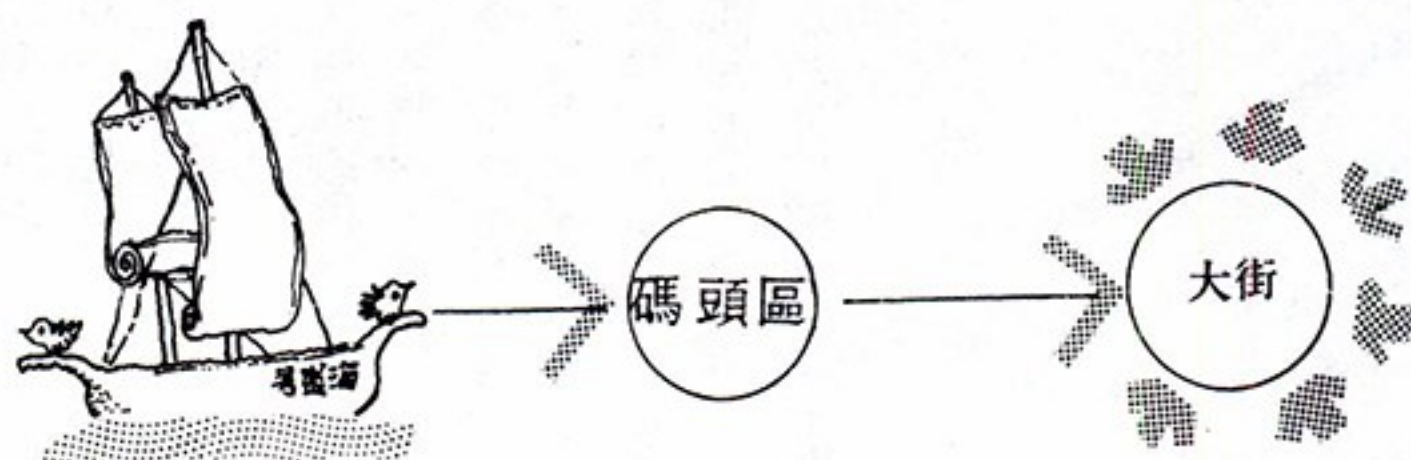
另外，僅供步行的聯外道路也有三條：

- (甲)：由彰化(半線)方向來的商販，行經板店街入五福街。
- (乙)：由彰化南部來的商販，經由利濟橋、街尾入五福街。
- (丙)：或經烏魚寮側的竹橋，經車圍入碼頭區、五福街。(見前圖)

碼頭區的航運和供牛車、人行的聯外道路是影響街道組列的兩種最重要因素；另外第三種重要因素，是街鎮內部人羣和領域的分劃。這個因素可以分成兩點來說明，第一點是居民希望能有最便捷的交通，可以節省很多時間；第二點是他們又

希望自己的角頭能有適度的隱密性，不輕易的受到外人侵入。商業行為雖然重要，本身安全也很重要，在這兩個條件的取捨之間，自然影響到了街鎮的組列方式。而另外有小部份地區與外界並無商業活動上的往來，其考慮因素又有不同，它最重要的是內部的整合，而非與外部的交流，自然無需與商業地區的街道打成一片，因此在街道的組列上，也獨樹一格。討論內部道路時，這些心理因素，是不可避免的。

1 鹿港街鎮中和商業有關的道路，主要是大街(五福街)，舊街和港區道路三種，大街是商業區的大動脈，舊街是碼頭區的大動脈，而港區道路則是聯繫這兩條道路的孔道。在這裏我們以圖面來說明大街和舊街(見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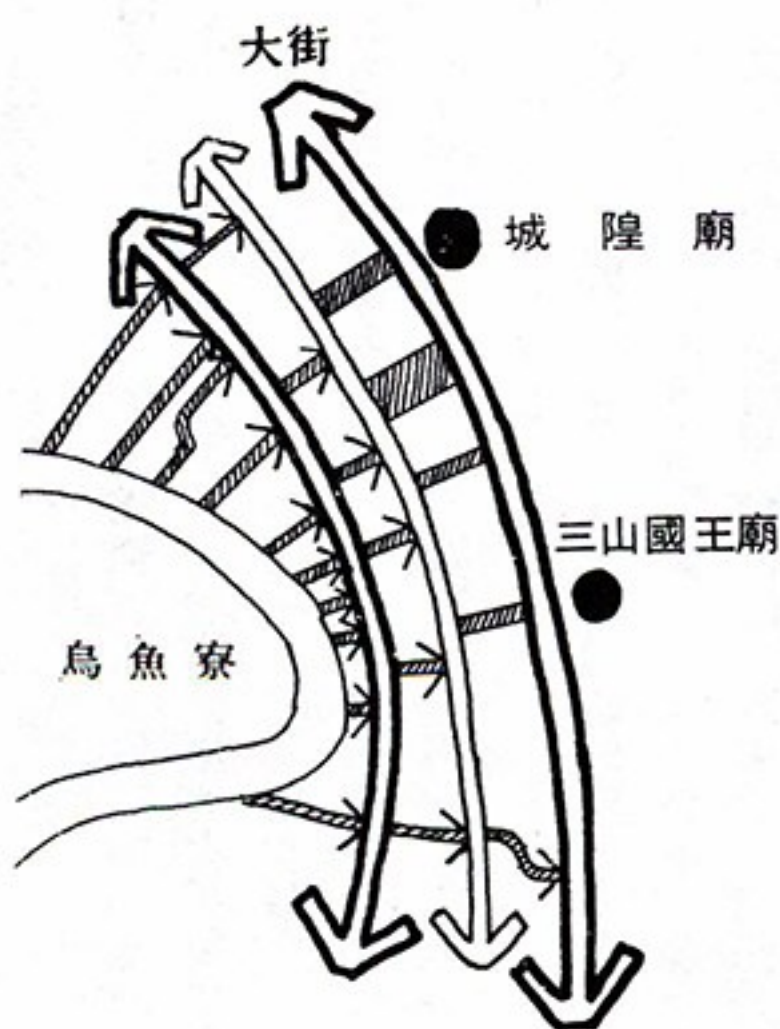
圖十三 舊街、大街之間的關係

這兩條街道很明顯的代表了鹿港商業活動的兩個基本方向。農產品由農村經鹿港出海，運至泉廈一帶，因種類少，而數量多，有專店統籌運銷，對街鎮內商業活動的影響較少。帆船輸入品，種類多，單項數量小，依分類購入於各行店，交易行為較為複雜；它的過程是線狀的連續：貨物經由船隻送入舊街，舊街分批轉送至大街，外來購物的商販則直接進入大街購買。大街的對象是內地商人，舊街的對象是泉廈的帆船。兩者的結合，正意味著對泉廈船貨的輸入和對內地商販售出的一種合理反應(圖三十)。

港區巷道：由碼頭區到大街這個橫斷面上，二棟狹長的建築物之間，往往空出一條垂直於港溝的巷道，與舊街、後車路、大街成「丁」字型交口。這些約略等距的巷道中，以碼頭到舊街這個區域中最密集；其次是由舊街到後車路的巷道，其間距加大，數目減少；至於由後車路，通往大街的巷道，數目更少，同時大部份以廣場的形態出現。這些巷道由密集而逐漸疏鬆，垂直於港溝成放射狀的分佈，其所編織成的紋理(Texture)很有秩序。

大街和舊街在商業活動上是一體兩面，彼此之間的依賴性極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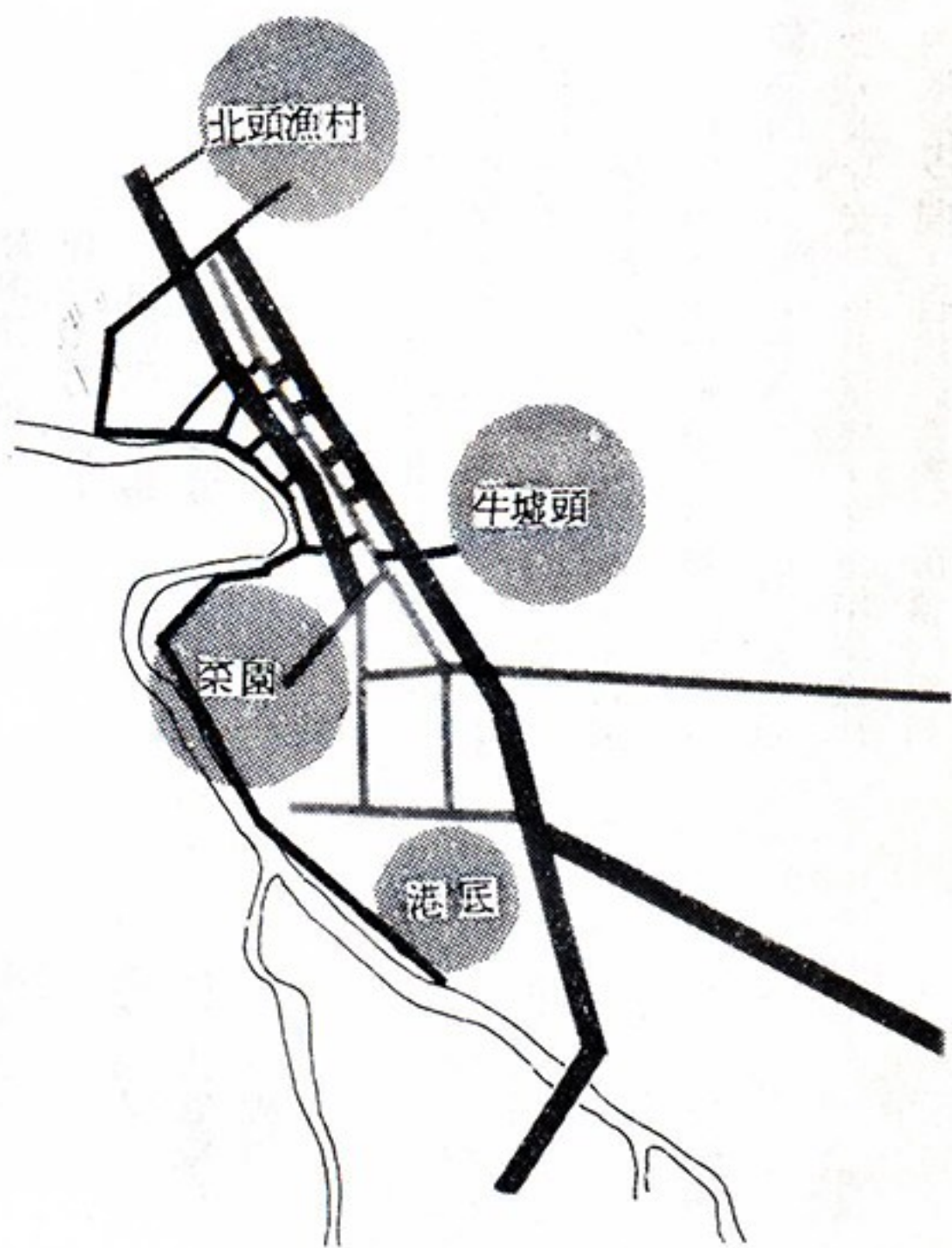
它們之間的巷道在意義上自然非比尋常，但令人訝異的是，巷道不成「十」字相交，而成「丁」字型錯開，其成因頗耐人尋思(圖三十一)。



圖三十一 港區巷道分佈圖

2 生活圈若是較具獨立性，它的內部街道通常也是獨立成形。需要透過幾條主要道路與大街、舊街聯繫，而非與外界的道路做全面接觸。換言之，其圈內的巷道和大街、舊街的關係不是直接的，而是間接的。北頭漁村，菜園、牛墟頭即屬此類。這幾個區域的特色是內部巷道較多，同時分佈得很複雜，方向感不容易掌握。

3 除了上述兩種之外，以幾條和大街方向相似的街道較為重要，比方說：杉行街、德興街、米市街、金盛巷、金門巷、後車路等等。這些巷道彼此之間都可以銜接貫通南北。另外，在鹿港有兩條與大街成「十」字交口的街道。另一條古稱「車路」係由車埕經金盛巷、石廈到安平鎮街；第二條沒有統一的名稱係由車埕經碼頭區、六路頭、橫街仔到牛墟頭；它們是鹿港僅有的兩條東西向通道，自然有相當的重要性。除此之外的巷道，大都是主、次要道路之間的巷弄，或偏遠地區的小徑，對街鎮活動的影響很小。



(二) 街道組列型態的檢討

鹿港的街道由整體觀點來看，雖然稍嫌雜亂，但其中仍舊有一種規則性的存在，南北向的道路，配合了狹長形的聚落，大都是主軸動線，支配了貨物和人行的流通。東西向的道路，除了極少數之外，大都是斷斷續續的不很連貫，重要性也較低。至於北頭漁村、牛墟頭、菜園三個生活圈，本身顯得孤處一隅，內聚力強，因此街道與外界比較封閉，很難和其它地區一起比較（右圖）。

鹿港的街道在組列上，則很直接的反應了當時的環境背景。這些街道由於寬度小，戶戶相對，不僅沒有隔斷了街道兩側的商業活動，反而是加強了彼此之間的聯絡。以現代都市的觀點來說，道路是分區的自然疆界。在鹿港却有所不同，所有的主要、次要道路都不是領域界線，垂直於二者的小巷道，才真正的擔負了這項責任。換句話說，除了金門館、溫王爺口、北頭漁村、牛墟頭一部份的地區之外，聚落內居民的活動，是以「街」為單位的。兩側的建築物共同擁有一條街道，以供街內居民行走、經商、閒談和嬉戲。了解了這個形成的背景之後，對於當居民將街道視同私有來使用，便覺得不足為奇了。

鹿港街道的另一特色是「人車分道」近乎完美，所謂「近乎完美」指的是牛車和人行動線之間的衝突點非常少。這項成就就需要有其先天背景來配合，第一個原因是當時交通方式只有步行、抬轎和牛車三種，種類少同時需要的面積小；第二個原因是街道的形狀和商業的分佈都成為狹長型，因此任何方向來的牛車即使停在聚落邊緣，與商店街的距離還是很近，牛車無需進入街區，解決了人車衝突的問題。至於街道集結於廣場，這也是古老聚落的特色之一，留待廣場一節詳談。

二、街鎮內市集地點的分佈和意義

(一) 市集的形成與分佈

街鎮內和居民發生密切關係的第二個單元是市集。「市集」意指

：米、魚、蔬、菓、飲食、柴草和家畜、小販的集中地區；古時聚落中沒有固定攤位的形式，交易活動多在空曠地上進行，久而久之同類相聚，集中一處。本地人稱之為「市仔」。賣菜的叫「菜市仔」，賣魚的叫「魚市仔」，同時還有「猪仔市」「米市」「牛市」（牛墟）等各種稱呼，種類繁多。至於碼頭區的舊街上，常常有行店將船貨沿著街道兩側做生意，因對象有限，不在本節討論範圍之內。

「市集」主要販售的對象有二，第一是當地的居民，第二是外地來的商販、香客、遊客等等；當地居民購買物品時，以家庭食用品如魚、肉、菓、蔬的市集區為主。而外來的商販、香客、遊客則以飲食、小吃攤販的市集區為主。另因聚落規模大、人口多，打拳賣膏藥的江湖客、說書的落魄文人、玩蛇的、賣土產的碼頭客，也紛紛來到此地，擺攤賣藝，吸引了羣衆的圍觀，因此鹿港的市集區兼具了買賣和看熱鬧兩種功能。

一般攤販所使用的工具都很簡單，有雙手提著竹籃，有肩頭擔著簍筐，有推著小型的車子等等方式，流動街巷，沿街叫賣，到達市集地點之後，展開竹簍正式做起買賣，下午又各自散開，一路叫賣回去。這種售貨方式，兼具流動和集中兩種功能，同時將貨物直接送上門來，因此市集對當時的街鎮而言，並不如今天的「市場」重要。另外市集內的貨品也有時間性的變化，以城隍廟前的「飢鬼埕」為例，早上以魚、肉、菓、蔬居多，下午就成了點心攤販的天下：狀元糕、米粉湯、紅豆花生湯、剪刀、草藥等紛紛出籠，間或有賣膏藥、耍猴戲的流浪藝人吆喝一陣，從白天熱鬧到晚上。

鹿港主要的市集地點有十二處之多，除此之外，尚有許多散佈在各街角廣場，規模不大的攤販集中地，在此不多作介紹。我們將十二處市集地點分成日常必需品和魚、家畜兩類來說明：

1. 日常必需品部分

(A) 菜市仔：南北各有一個，是購買日常必需品的的主要地點，和今日的市場形態較為相似。

①鳳山寺口：位於德興街鳳山寺前，是南鹿港的主要市場。
②現今鹿港鎮圖書館原有地（以下簡稱「大市仔」），位於大街北段的崎仔脚，是北鹿港的主要市場。

(B) 米市：

③米市街：位於六路頭、車埕、金盛巷之間。許多小生意人由碾米行購買碾過的白米，然後擔到米市街，沿著巷道兩側販賣，形成米攤販的集中地。鹿港的米店很多，單獨將米市街提出來討論，乃因其販賣行為較為特殊。

(C)

柴草市場：草與柴供生火用，也是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此類貨品由牛車從鄉下運來，多在街鎮邊緣、牛車道終點的空地上卸卸，居民來此購買。有：

④草仔市：位於米市街、杉行街、金盛巷交會的空地上。

⑤營盤地：位於天后宮的左前方，泉州街的背面，牛車到達此地之後，將牛繫於北邊的魚池中（古時以水牛拖車）。因而這個魚池有「牛瘟堀」之稱。

⑥安平鎮街口：是東面農村的柴草集中地。

(D) 點心市場：

⑦飢鬼埕：城隍廟對面的廣場。「飢鬼」為閩南語，意為「貪吃，狀似餓鬼」，位置靠近碼頭區，因為苦力、船員數目很多，點心攤販於是集結於此，特別熱鬧。

(E) 其它：大型廟宇，由於香客多，因此廟前廣場吸引了各式各樣的攤販或雜耍藝人集結。攤販的種類多、數目多，但因廣場過大，相形之下，並不顯得特別熱鬧。

⑧天后宮口。

⑨龍山寺口。

2. 魚、家畜市場

(F) 牛市：

⑩牛墟頭：「牛」指的是耕牛，是早期農村耕種時所不可缺少的恩物，牛墟頭和農村接近，是牛隻的交易市場。「牛

— 獻 文 灣 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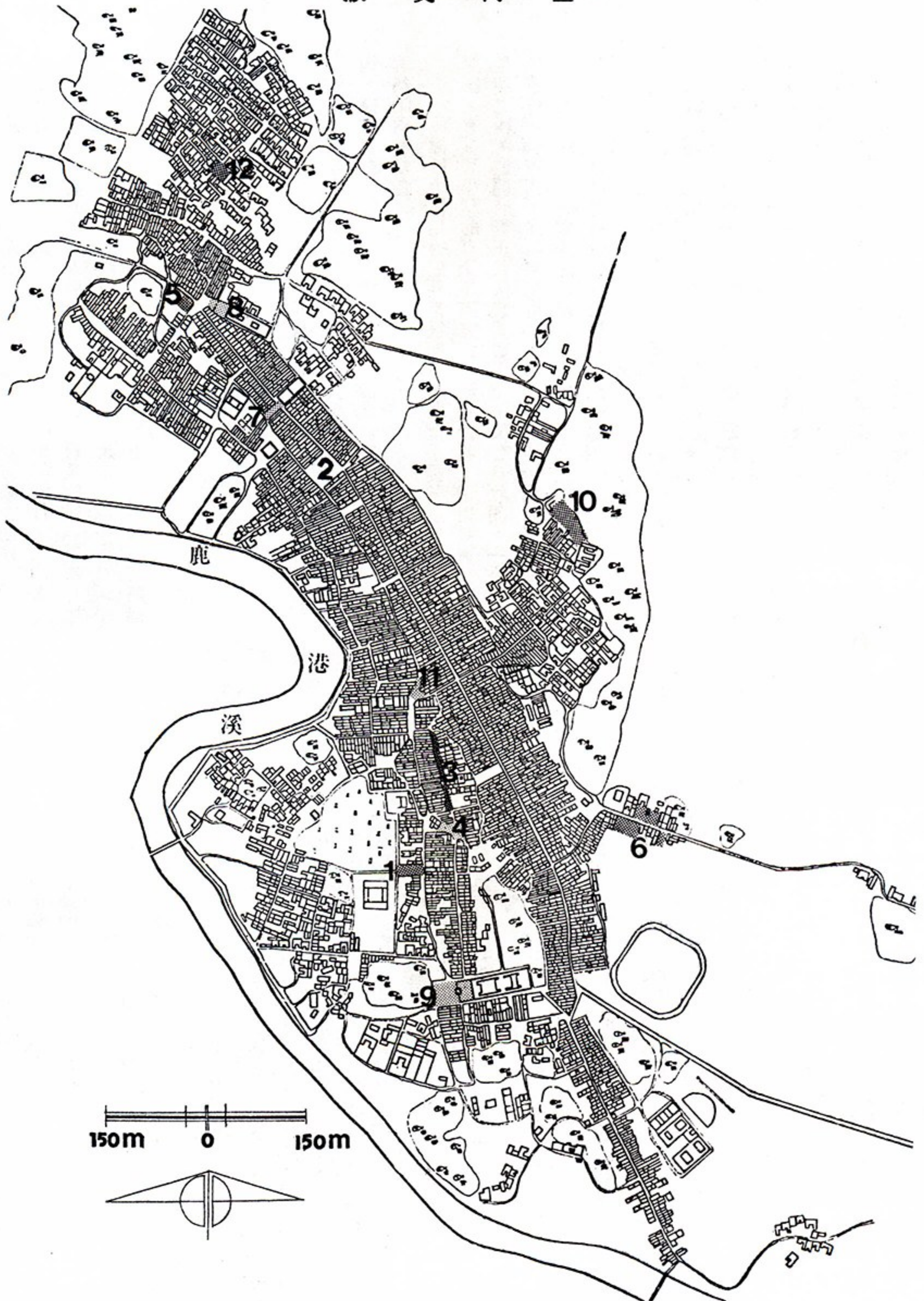


圖 佈 分 集 市 港 鹿 三 十 三 圖

圖三十三

索引：1 鳳山寺口 2 大市仔 3 米市街 4 草仔市 5 營盤地

6 安平鎮街口 7 鉄鬼埕 8 天后宮口 9 龍山寺口 10 牛

墟頭 11 猪仔市 12 盛順埕

墟頭」名稱，亦因此地擁有「牛墟」而得。

(F) 猪市：

①猪仔市：猪仔市位於六路頭現鹿港市場的邊上，交通方便。所謂猪市，指的是「乳猪」的販賣，而非猪肉，古時農家有養猪的習慣，因此，有這類交易市場的形成。

(G) 魚市

②盛順埕等三處：北頭漁村的居民，將魚貨統交由三家漁行出售，魚販來此選購，再推出零賣，盛順埕等三個地點，各有廣場，成為批發市場。

(二) 市集地點的檢討

小生意人做買賣，為的是糊一口飯吃，市集的形成通常和該地四周的環境很有關係。但鹿港的情形稍有不同，第一、鹿港街區緊湊，人口多，因此到處都是人潮洶湧。第二、鹿港廟多，廣場也多，不虞沒有空地。第三、街巷多，交通節點也多，可供做為市集的地點也就很多。在區位的選擇上，可歸納成下列的三種：

①牛車終點的空地上：草仔市、牛墟頭、安平鎮街口、營盤地（牛瘟堀）。

②閩港廟的廟前廣場：天后宮口、龍山寺口。

③其它：鳳山寺口（角頭廟）、大市仔。

除了上述三種之外，另外有一個共同的考慮因素，就是地方色彩不濃厚，這個因素對飲食、小吃、雜耍等攤販格外重要。在鹿港中，除了鳳山寺口一處外，並未在其它的角頭廟前形成，而鳳山寺附近是小姓聚落區。

在臺灣早期的聚落中，市集大都在廟前廣場形成，這種單核心的

市集非常熱鬧，可以說是聚落中的中心區域。在鹿港，市集區的地位並不如此顯著，除了與上述的攤販沿街叫賣有關之外，另有幾個原因：

①商業繁榮，店舖林立。整個街鎮看來就像是一個大市集區，相形之下，這些地點，便不覺得特別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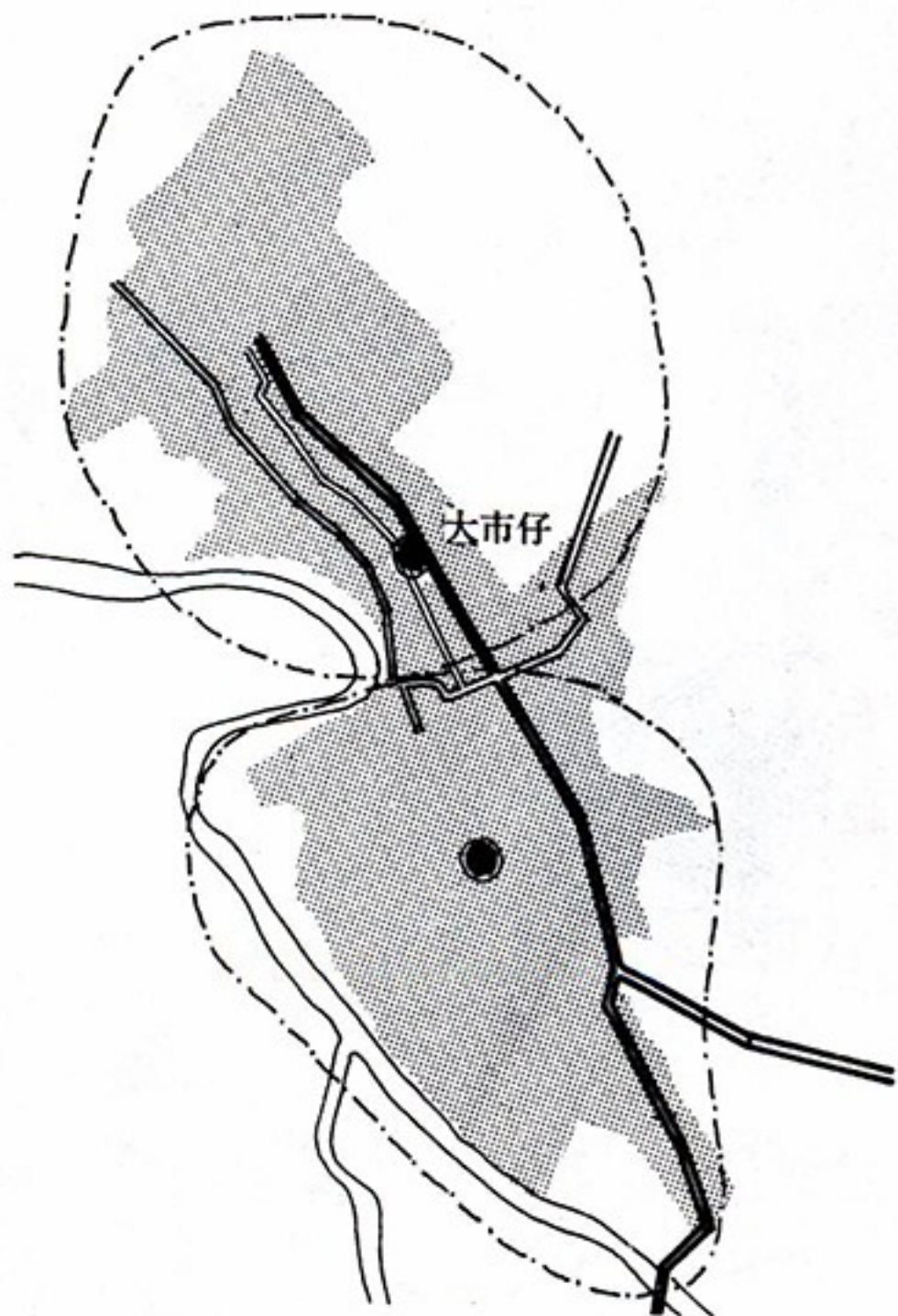
②人口眾多，廣場多，因此市集也多。分散各地，沒有一處特別出色。

③居民有血緣和姓氏上的隔閡，街鎮內並沒有完整的向心力，因此市集不會集結於一處，與單核心的農村有所不同。

④富有人家有婢女代勞，貧窮人家生活生活簡單，加上街鎮的範圍不大；市集分散各地，並不覺得特別不方便。

在鹿港的市集中，除了南、北兩個菜市仔稍為可以區分供應範圍之外（見圖三十四），其餘的各市集，各有專業形態，在街鎮結構上，構成的意義並不大。

三、廟宇、廟前廣場及其他廣場的分佈



圖三十四 鳳山寺口及大市仔的位置及影響範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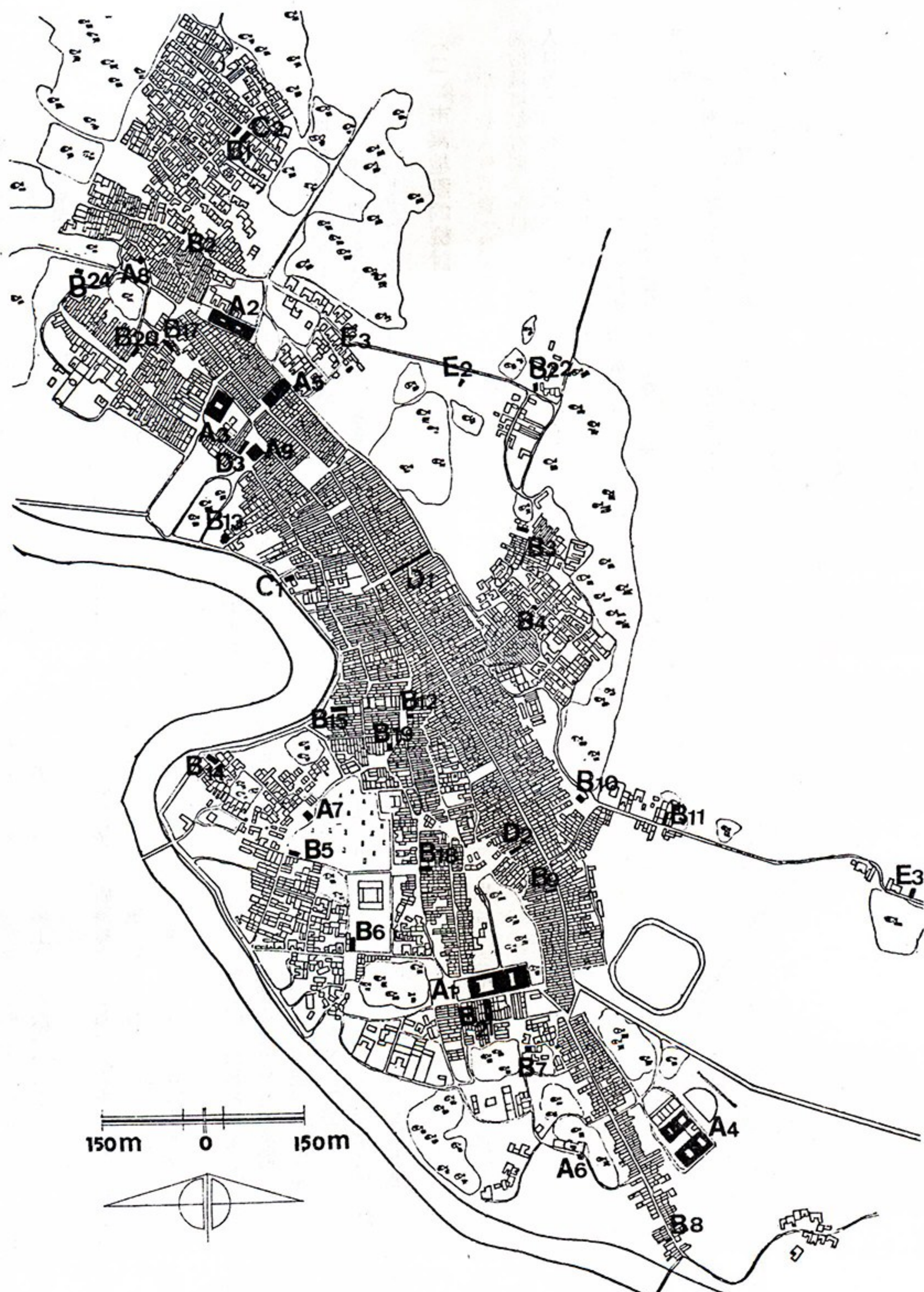


圖 佈 分 字 廟 港 鹿 五 十 三 圖

圖三十五

索引：

「閣港廟」(A1) 龍山寺(A2) 天后宮(A3) 新祖宮(A4) 文武廟(A5) 城隍廟(A6) 地藏王廟(A7) 威靈廟(A8) 北土地公廟。角頭廟：(B1) 忠義廟(B2) 鳳朝廟(B3) 景靈宮(B4) 丁王爺廟(B5) 順義宮(B6) 紫極殿(B7) 文德宮(B8) 護安宮(B9) 鎮安宮(B10) 韋王爺廟(B11) 賜福宮(B12) 池王爺(B13) 南泉宮(B14) 聖神廟(B15) 潤澤宮(B17) 永安宮(B18) 鳳山寺(B19) 玉渠宮(B20) 集英殿(B21) 金門館(B22) 乾清宮(B23) 白王爺(不明)(B24) 李王爺(不明)。宗族廟：(C1) 貞如殿(C2) 保安宮。人羣廟：(D1) 三山國王廟(D2) 與安宮(D3) 南靖宮。其它：(E1) 臨水宮(E2) 福靈宮(E3) 拱辰宮。

(一) 鹿港廟的種類及意義

在生活中與居民發生最密切的第三個單元是廟宇，依民國六十七年元月的田野調查，鹿港的廟宇如果將有應公廟、教堂、私壇及齋堂等除外，共有四十四間之多(註一)，總數還在不斷的增加之中。依建廟年代來分，目前現存的四十四間廟宇之中，有三十四間是日據以前所興建的，十間為日據以後才建造的；此外有六間廟宇(註二)日據以前存在，而今已不存且尚未重建，未列入統計。稍加計算可知，清末鹿港街鎮內部，共有大小廟宇四十間，密度相當高。

廟宇在居民的社會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它是一個社區中心，同時也是居民心理上的中心象徵，這一點許多社會、民俗、人類學家都為它下了定論(註三)，在前面的幾個章節中，我們也零散的有所提及。廟宇前面通常都有廣場，一般人俗稱之為「廟埕」，廣場的作用，也就是前面所說的：宗教、政治和社會活動的中心，比方說：歲時祭祀、演歌仔戲、祈雨、驅蟲、保平安、羣衆諮詢、交易活動、休閒、嬉戲等等。廟宇和廟前廣場雖有主從之分，但二者不可分割，其所涵蓋的功能非常廣泛。

鹿港的廟多，廟宇的種類也多。這些廟宇依祭祀對象、內容和人羣上的不同，可以分成五大類：(以下數字依清末時統計)(註四)。

① 閣港廟：八間，居於全鹿港居民所共有的。

② 角頭廟：二十四間，某一角落內居民所共建的，而代表該角落整體的。

③ 宗族廟：三間，某一姓氏，族人為其宗拜之佛祖所共建的。

④ 人羣廟：二間，依方言或祖籍為基礎結合的人羣，對其共同鄉土神所建的。

⑤ 其它：三間，介於閣港廟與角頭廟之間。

這其中南靖宮、與安宮、三山國王廟等三間人羣廟，到清末時祭祀羣衆已不多，雖然仍舊保有其特殊的地位，但是對聚落的活動上，與一般角頭廟並無多大的差別，屬於「其它」一類的二間廟宇是福靈宮(崙仔頂)、臨水宮(宮後)，則因祭祀羣衆對象不明確，同時也沒有固定的影響範圍；這兩類廟宇，在此我們不加以討論。

其餘的三類：閣港廟、宗族廟和角頭廟三者，則分別的代表了居民在宗教和社會生活面上的三個階層。其中最高階層的是閣港廟，每間廟宇分別的涵蓋了整個街鎮；其次是宗族廟，它的影響圈隨姓氏的分別，而有大小的不同，最小的是角頭廟，影響圈則僅在其所屬的角落內。三者之間在活動上，也有高低不同的次序，詳細的說：居於全鎮居民所共同信仰或共同參與的活動，在閣港廟進行。屬於同一姓氏的活動，在宗族廟進行，屬於角落內的活動，在角頭廟進行，清楚而簡單。但是三者之間並沒有所謂「系統」(註五)存在，每個廟宇都是一種獨立的個體，彼此之間的聯繫不多。

這種活動的階層，如果僅從單純的一面——祭祀來看，與目前新鎮規劃中對鄰里中心所賦予的層次來做個比較是很有趣的。茲以哥倫比亞新鎮(Columbia New Town/Maryland)為例說明：

角頭廟 → Neighborhood Center

宗族廟 → Village Center

閣港廟 → Town Center

廟宇較具獨立性，鄰里中心則是有系統的存在，廟宇與鄰里中心意義上是有差別的，雖然這種比較並非很妥切，但是較易於給人了解（註六）。

（二）廟前廣場及其它廣場

廟前廣場隨著廟宇，分佈在街鎮之內，成了居民生活中，最重要的戶外空間，廟前廣場中，以角頭廟的廟前廣場最多，面積都較小，但是價值却最高。這些廟前廣場適時的在擁擠的建築物中出現，對戶外空間的貢獻最大。從調查中我們發現，有許多地區中，角頭廟的廟前廣場是該地區中唯有的一片完整空地，比方說：忠義廟、永安宮、潤澤宮等等。至於金門館、文德宮、集英殿等廟宇所屬的地域之內，除了廟前廣場之外，其餘的空地大都零散而不規則，使用價值並不高，當然也有少數廟宇，它們的前面沒有空地的存在，例如鎮安宮、丁王爺即是。大型廟宇前的空地，其「官式」意味較濃，顯得很嚴肅，氣氛上並不如角頭廟的活潑。一般說來：有廟就有廣場，廟大廣場也大，在鹿港中，大致是不錯的。

除了市集地點、廟前廣場之外，其它有名稱的廣場分別列於下：

1 因製造貨品而形成的廣場：米線埕（牛墟頭）、打棕埕（泊仔寮）、車埕（車埕）。

2 其它：雷公埕（崎仔脚街）、益源埕（新宮側）、長培埕（金盛巷）。

鹿港的街道各種方向都有，因此交叉點很多，在這些節點當中，有五處較具特色，它們在街道銜接的地點上，很自然的擴大了空地面積，或與其它廣場集結成一個大廣場，研間上很活潑。這五個地點是：

- ①車 埕：有五條方向各異的道路集結。
- ②六路頭：有六條道路集結於此，分別為橫車路、後車路、金盛巷、米市街、車埕和一條無名的巷道。
- ③天后宮口：有六條道路集結。

- ④興化宮口：有七條道路集結。
- ⑤車仔市：有四條道路集結。

附 註

（註一）參閱鹿港古老風貌調查研究發展計畫。期中報告一般研究部份：施振民、許嘉明的統計資料。

（註二）這六間廟宇分別為：丁王爺（牛墟頭）、白王爺（車埕）、李王爺（牛墟堀北面）、韋王爺（安平鎮街）、王宮（現中山堂）、池王爺（六路頭）。資料由施振民先生提供。

（註三）參閱王人英：宗族發展與社會變遷，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五期八七一—一〇頁。另見 William Skinner、Brim、及許多民俗宗教刊物。

（註四）資料由施振民先生提供。

（註五）系統一詞見：合理的設計原則一書之定義漢寶德譯。

（註六）宗族廟一向有其階層意味存在，但由於鹿港姓氏分佈過於不均勻，故顯不出特色，但此處筆者仍將之加入比較。

結論 對抗與平衡——論形成鹿港街鎮

結構的基本原因

在前面的幾個章節裏，我們將鹿港街鎮中的各種單元剖開來研究。同時假定在研究的時間範圍之內，它的組織情形是固定不變的。從研究方法上來說，這種「靜態」的分析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聚落內部的組織是否保持「靜態」呢？這是需要進一步研究。

生態學家，對自然界做過一番仔細的觀察之後，認為自然界並非「靜態」，乃在不斷地變動或不斷的循環。候鳥的季節性遷移，水文的周期性輪迴，都是自然現象。他們認為沒有任一樣東西在前後瞬息之間都不變動。同時以為，一個系統若變成不平衡，這個不平衡狀態本身所引起的事件，能使這個系統回復到平衡狀態。換言之，任何屬於自然界的東西，包括了生命體和無生命的自然環境，都是不斷在變

遷，但任何時間斷面上，生命體和自然環境互相配合，使得兩者都達到平衡（註一）。

杜克塞迪斯（C. A. Doxiadis）進一步的研究聚落發展和自然變遷之間的關係，認為聚落不斷變動，自然界也同樣變遷；自然界提供資源，也逐漸改變資源種類，而聚落內的人羣利用資源，同時適應自然界資源的改變，兩者互相配合，使得聚落逐漸的進化。他替這個大觀點創立了一個新名詞：「動態的平衡」，來說明自然界和聚落之間保持動態的平衡，是促成聚落進化的原動力。

「生態學」和「動態的平衡」兩項理論說明了四點：（一）生命體之間保持平衡。（二）自然界之間保持平衡。（三）生命體和自然界之間也保持平衡。（四）平衡並非固定不變，乃是維持一種穩定狀態而已。人是生命體系中的一環，雖然人是「思想的動物」，行為動機的背景複雜；但依生態學的觀點，人為環境之間保持平衡，這一點應可確信。

在此我們願藉「生態學」「動態的平衡」同時加上一些行為科學方面的看法，對鹿港內部組織現象、人羣對抗、組織變遷與平衡之間的關係，做一檢討。

一個聚落的形成，有兩種最重要的基本因子，一是「人」，二是「自然環境」；「人」會增加或減少，「自然環境」會變遷，兩者都是可變因子。聚落集結是一般性的現象，鹿港與其它的鄉鎮都是一樣，由社會學上來說：「人類安全」和「求生存的本能」是兩項最基本的成因。當人羣由集結而形成有組織的團體時，內部社會系統裏面，也就有了許多互賴和協調的行動。這種協調，是共同價值和共同期待二者所產生的作用（註三）。社會系統是一個需要在平衡狀態中發展的一個互動系統（註四），但是因為內在壓力、外在壓力和自然環境變遷等因素，使得組織也產生變遷，導致組織內部和外部的重新整合和妥協。

從行為科學上來說，變遷行為可以分成四類：

- （一）組織內部社會系統的偏差行為（註五）
- （二）自然環境變遷，使組織發生不可抗拒的變遷。

（三）組織之間因領域範圍或其他事件所引起的變遷。

（四）組織內部、外部，因成長、衰頹所引起的變遷。

這些變遷導因於「對抗行為」（註六）。有：人羣因背景不同的對抗行為；人羣因自然環境變遷而產生的對抗行為；人羣因領域受到侵害所產生的對抗行為；人羣因成長、衰頹導致的對抗行為。在人羣因背景不同的對抗行為中，又可分成，對權力分配不均，對所擔任的角色不滿（註七）等項目。這些對抗行為為影響到組織的平衡和秩序。同時，這些對抗行為，也會發展到商業行為和宗教等，因人羣集結而產生的其他單元上。

鹿港街鎮組織中，因各種對抗行為所導致的變遷，經過研究，可以分成四類。這四類中，部份從聚落成形初期便持續不斷，至清末時尚為如此；另有一部份發生的時間不定，乃筆者依清末街鎮的組織形態及分佈情形推論而得。前者並將地名附上。名稱和內容如下：

（一）變遷時組織之間的藩籬減弱

人羣因背景差異而產生的對抗行為，最小為「拼房」，往上推可有「宗族」之間的對抗，「姓氏」之間的械鬥和「府對府」之間的械鬥。這四種人羣對抗，其人羣數和領域面積都成階梯形的擴展。當隘門防禦圈之間有「拼房」事件時，領域的基本單元是「隘門防禦圈」或每個單元分割清楚。而血緣之間的對抗時，領域的基本單元便提升至「隘門防禦圈」或其它類似的血緣聚落組織，隘門防禦圈的意味便不再濃厚了；在這種情況之下，社會組織內的權力結構、領域感等，勢必重新整合。再擴大來說，三大姓之間的羣毆，漳泉、泉粵之間的械鬥，組織重心逐漸往上提升，組織單元之間的界線也隨之減弱。當然，隘門防禦圈、角頭廟影響圈等組織單元，並非完全消失，只是意義上不再重大。這是一種比較性的說法。

（二）變遷時組織擴展或縮小領域

一個組織單元受到外來事件衝擊時，它可能片面的擴展或縮小它的領域範圍，為的是使本身和外來壓力之間達到一個平衡狀態。這種情形我們在角頭廟影響圈一節中提到過。其變遷的範圍是領域邊緣的

游離分子；以原來的組織單元為主體，游離份子為副體，組織內部權力結構的變化不大。當外在壓力逐漸減弱時，組織的領域便緩緩的恢復成原來狀況，或進而重新組合。

(三)變遷時組織和領域產生分裂

組織和領域分裂的情形有三種：

①社羣背景上有若干差異，外來壓力加強時，向心力也強，外在壓力減弱時，向心力也弱。當社羣內次體系的人數增加到足夠與外在壓力平衡時，組織和領域便產生分裂，重新整合。

②組織單元成線形成長時，社羣系統也逐漸的不平衡。這裏影響的因素，除了社羣背景、人數增減、權力結構之外，同時加上了集結的形態一項。近乎圓形的單元，容易產生向心力，當內部組織接受外來壓力時，比較穩固。線形成長的聚落，人羣之間的接觸成「一字型」，互動機會自然不多；而聚落核心，也因成長而移動不定，各街段易形成次體系，因而產生人羣上的對抗；當外界施予壓力時，容易產生分裂；其結果導致以街角、轉折處為界，形成新的組織單元。街尾、石廈、安平鎮街即屬此類。

③組織單元的分裂，不僅只因為人羣變遷，同時也因自然環境的變動。比方說：池沼填平、河岸外移等等，變遷乃是緩緩的進行。

(四)組織單元消失或為其它單元所取代

組織內社羣系統的中心象徵（廟宇）因天災而不存，或權力結構遭到過度的破壞無法重新整合時，使得組織單元瓦解，或被其它的單元所取代。這類的例子不少。光緒十四年濁水溪大泛濫時，白府王爺（車圍）廟被大水沖失，神像及符印尚存，但其影響圈已消失，僅贖下一個家庭在奉祀，即是一例。另也有因大火燒毀（丁王爺）而導致組織瓦解的情形。

除了這四種組織上的變遷外，因居民生活所需而形成的道路、廟宇、市集等單元，與人羣的移動、組織的變遷都很有關係。廟宇是社羣的中心象徵，角頭廟、人羣廟、宗族廟三者，分佈在各種不同背景人羣的領域上，當組織變遷或分裂時，意味著新的角頭廟、角頭爐的

出現，而組織消失，同樣的也意味著角頭廟的消失。人羣遷徙時，即使廟宇無法遷移，但其基本功能也告消失，比方說：三山國王廟（魚脯街）、南靖宮等等，廟宇和社羣組織是一體的。市集和組織雖非一體的，但在關係上也很密切。市集的形成繫於供應範圍和購買力，聚落的成長、衰頹，人羣的對抗，都直接影響到了市集地點和商業活動。大市仔、鳳山寺口兩個菜市仔加上了小市集以及流動性攤販，構成了生活必需品的供應網，每一個份子都是息息相關的。藉著三種不同層次的銷售方式，使得市場之活動達到全面的平衡。當聚落內部產生變遷時，這個網狀組織也隨之變遷。在一番調整之後，達到一個新的平衡，假使鹿港聚落繼續成長，我們可預測將有第三個、第四個大市仔的出現。商業行為上，和市集所構成的網狀形態相似的，另有碼頭區的大船行、中船行、九八船行，其詳文見第二章第二節。

從以上各種不同的變遷，我們知道變遷的內容和方式有很大的差別，同時也知道，自然或人羣之間的對抗行為，只有輕重分別，而不會消失。換言之，鹿港的組織內部和自然界的現象一樣，並非靜態的，而是不停的在變遷。

至於變遷的目的呢？有二：

(一)為了和外來壓力達到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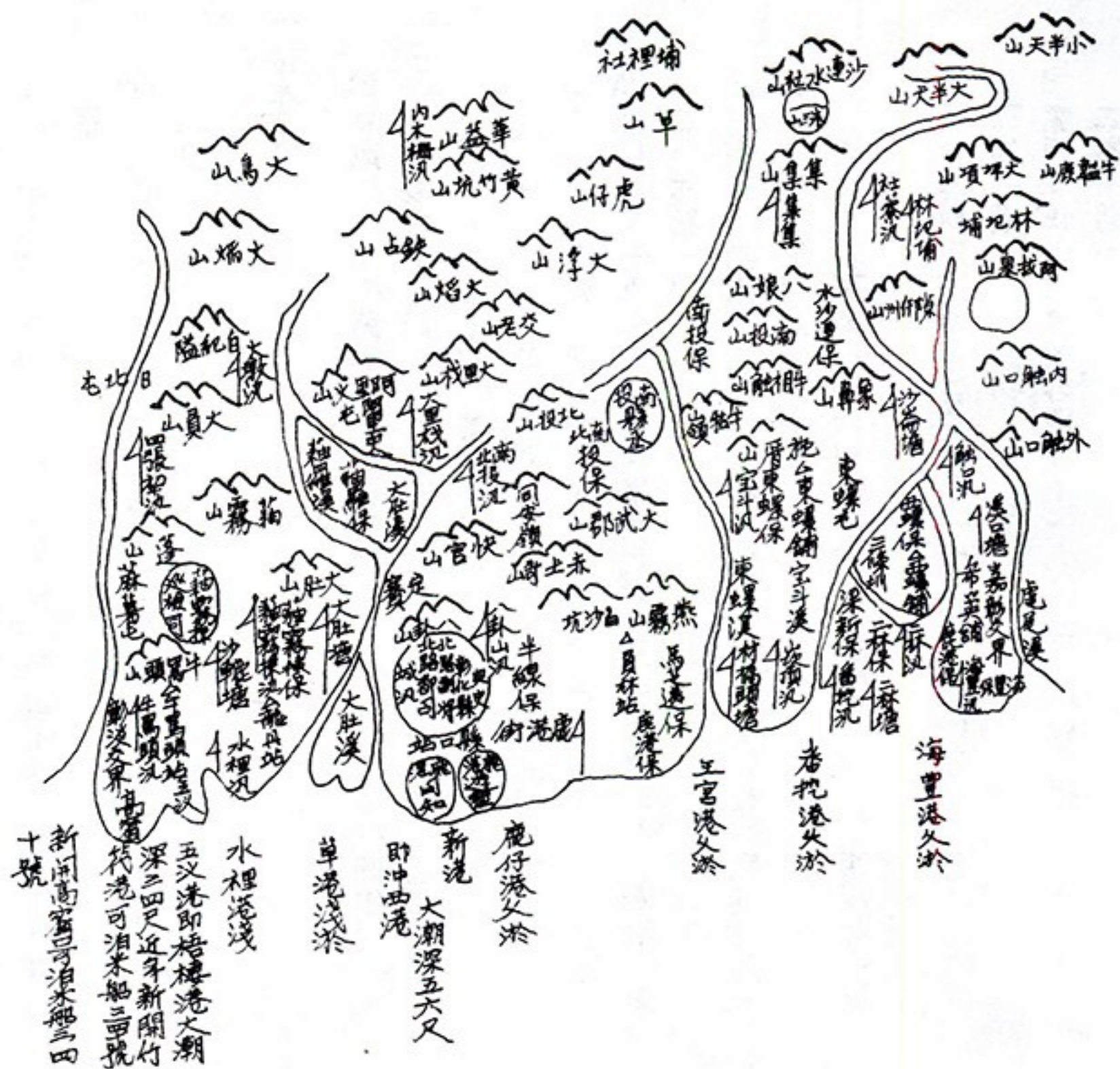
(二)為了使組織內部的社羣系統和領域範圍，重新整合。（包括了權力結構）

將這兩個目的綜合來說：變遷的目的，就是將原來不平衡的社羣系統和領域，回復成一種新的平衡，使得組織更有發展，更為健全。而「對抗」只是變遷的一種過程，其最終目的是要達到一種「平衡」。

清末鹿港的組織形態，是聚落本身累積了一百餘年來不斷的對抗、變遷、平衡所得到的結果，在這以前，組織形態可能稍有不同；在這以後，更因社會急速的進步，而有了更大的不同。

附 註

(註 一) 參閱 Lois and Louis Darling: A Place in The sun 正佩華譯



：生態學導論。三七—四三頁。

(註 二) 參閱 Constantinos A. Doxiadis: *Ekistics*。

(註三) 參閱徐道鄰：行爲科學導論二三三一—一八七頁。

(註四) 同前。

(註五) 同前。一八六頁。

(註六) 部分書籍中以「衝突行為」爲其名稱。但因本文遷涉到領域、自然

參考書目

環境等因素，筆者斟酌之後採用「對抗行為」一詞。

鹿港資料部分：

- ①方 豪：一九七二 鹿港之郊。現代學苑九卷三期一、十二頁。
- ②何金鑄：一九七五 鹿港興衰之地理研究。文藝復興六四期。
- ③胥瑞甫編：一九六九 洪棄生先生遺書九冊 臺北：成文出版社。
- ④唐贊袞：一八九一 臺陽見聞錄 臺灣文獻叢刊第三〇種 臺北：臺灣銀行。
- ⑤張炳楠：一九六八 鹿港開港史 臺灣文獻 一九(1)一、四十頁。
- ⑥鹿港泉郊金長順：一九〇八 鹿港泉郊規約 臺灣私法附錄參考書 臺北：臺灣臨時舊慣調查會 第三卷上冊六二、六四頁。
- ⑦鹿港第二公學校：一九三一 「鹿港」鄉土誌。
- ⑧盧嘉興：一九六三 鹿港鹽灘興衰史略考 鹽業通訊3：一三八、一四〇期。
- ⑨賴襄南：一九四二 鹿港之石合戰 民俗臺灣 二(五)十五頁。
- ⑩施學賢編：一九二三 臨漢堂施氏族譜。
- ⑪施水龍藏：石廈施氏家譜。
- ⑫施文華藏：錢江派埔頭施氏族譜。
- ⑬施德馨重修：一六八三 潯海施氏族譜。
- ⑭周 璽：一八三〇 彰化縣志 臺北：臺灣銀行。
- ⑮周鍾瑄：諸羅縣志 臺北：臺灣銀行。
- ⑯胡傳：臺灣日記與稟啓 臺北：臺灣銀行。
- ⑰中央研究院編藏：鹿港神明會。

②何金鑄：一九七五 鹿港興衰之地理研究。文藝復興六四期。

③ 胥瑞甫編：一九六九 洪棄生先生遺書九冊 臺北：成文出版社。

④唐贊袞：一八九一 臺灣見聞錄 臺灣文獻叢刊第三〇種 臺北：臺灣銀行。

⑤張炳楠：一九六八 鹿港開港史 臺灣文獻 一九(1)一～四十
四頁。

⑥鹿港泉郊金長順：一九〇八 鹿港泉郊規約 臺灣私法附錄參
考書 臺北：臺灣臨時舊慣調查會 第三卷上册六二～六四頁。

⑦ 鹿港第二公學校：一九三一 「鹿港」鄉土誌。
⑧ 盧嘉興：一九六三 鹿港鹽灘興衰史略考 鹽業通訊 3：一三

⑨賴襄南：一九四二 鹿港之石合戰 民俗臺灣 二(五)十五頁。

⑩施學賢編：一九二三 臨濮堂施氏族譜。

⑪施水龍藏：石廈施氏家譜。

⑫施文華藏：錢江派埔頭施氏族譜。

⑬施德馨重修：一六八三 潯海施氏族譜。

⑭周 璽：一八三〇 彰化縣志 臺北：臺灣銀行。
⑮周鐘瑄：諸羅縣志 臺北：臺灣銀行。

①胡傳：臺灣日記與稟啓 臺北：臺灣銀行。
②中央研究院編藏：鹿港神明會。

100

100

100

100

一般資料：

- ⑮ 林 豪：一八七〇 鹿港防剿始末 東瀛記事 臺北：臺灣銀行。
- ⑯ 漢寶德等：一九七七 鹿港古老風貌調查研究發展計畫 期中報告。
- ⑰ 夏獻綸：「臺灣輿圖」彰化縣輿圖說略 臺北：臺灣銀行。
- ⑱ 林衡道、馮作民：一九七五 臺灣的歷史與民俗 臺北：青文出版社。一九七六 臺灣歷史百講 臺北：青文出版社。
- ⑳ 連 衡：一九六二 臺灣通史 臺北：衆文圖書公司。
- ㉑ 李棟明：臺灣早期的人口成長與漢人移民之研究 臺北文獻。
- ㉒ 樊信源：一九七四 清代臺灣民間械鬥歷史之研究 臺灣文獻 二十六卷一期。
- ㉓ 徐宗幹：斯未信齋文編，浮海前記 引自：方豪 鹿港之郊。
- ㉔ 姚 瑩：東槎紀略 臺北：臺灣銀行。
- ㉕ 黃典權：古臺灣府治地理演變叢考 臺南：崑山工專學報一期。
- ㉖ 錫口專輯座談會黃啓瑞等：一九五四 錫口專輯 臺北文物第三卷一期。
- ㉗ 錫口專輯座談會黃啓瑞等：一九五三 錫口專輯 臺北文物第二卷一期。
- ㉘ 黃順二：一九七五 萬華地區的都市發展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三九期。
- ㉙ 文崇一：一九七五 萬華地區的羣體與權力結構 同前。
- ㉚ 蘇省行：一九五三 錫口街名考源 臺北文物二卷一期。
- ㉛ 林鶴亭：安平史蹟 臺南文化第一期。
- ㉜ 吳逸生：一九六〇 錫口古行號概述 臺北文物九卷一期。

其他部分：

- ③⑤ 施振民：一九七六 菲律賓華人文化的持續一九一〇—一九五頁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四二。一九七三 祭祀圈與社會組織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三十六期。
- ③⑥ 許嘉明：一九七三 彰化平原福佬客的地域組織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三十六期。
- ③⑦ 洪敏麟、陳漢光編：一九六九 臺灣堡圖集 中央圖書館臺北分館藏。
- ③⑧ 莊英章：一九七六 林杞埔——一個臺灣市鎮的社會經濟發展史 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③⑨ 文崇一、許嘉明、瞿海源、黃順二：一九七五 西河的社會變遷 臺北：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六號。
- ④① 王崧興：一九六七 龜山島——漢人漁村社會之研究 臺北：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十三。
- ④② 宋光宇：一九七七 人類學導論 臺北：桂冠出版社。
- ④③ 徐道鄰：一九五八 行為科學導論 臺北：友聯出版社。
- ④④ 漢寶德著譯：一九七七 化外的靈手 臺北：遠景出版社。一九七一 合理的設計原則 臺中：境與象出版社。
- ④⑤ 王人英：一九七三 宗族發展與社會變遷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三十五期。
- ④⑥ 衛惠林、何聯奎：一九七六 臺灣風土志 臺北：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 ④⑦ William Skinner：1977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 253~275 urban and rural in Chinese Society。
- ④⑧ Donald R. Deglopper：1977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 633~651 Social Structure in a Nineteenth-Century Taiwanese Port city。
- ④⑨ Lois and Louis Darling：1975 A Place in the sun。

後記

本文研究期間蒙 漢寶德老師在百忙中熱忱的指導與鼓勵，由研究方法、論文架構到實質內容的論述，都很仔細的解說和分析，筆者受益良多，謹此敬致由衷的感謝。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施振民、許嘉明兩位先生，不斷的提供資料與線索，和他們幾次的討論中，都有很大的收穫。

爲了研究鹿港，筆者於六十六年九月住進鹿港天后宮，至十二月中旬始離去。這段期間，蒙天后宮八位管理先生熱心的招待，他們的好客和風趣都使筆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而鹿港的三個月中，接受筆者訪問的地方父老總數在二百五十人左右，所有的先生們都很熱心的提供資料和幫助，沒有他們的協助，這篇論文恐怕就寫不出來了。這其中尤其以王天賜、施水龍、王世祥、施文華、丁玉書五位老先生，是筆者要特別感謝的。

其他提供資料的老師、同學名單列於下：

(一) 鹿港：鹿港天后宮、鹿港新祖宮延齡老人會、鹿港民俗文物館、黃秋月老師、洪文雄老師。

(二) 淡水：花錦仙同學。

(三) 安平：曾國恩同學。

張國章、何清朋、張志强三位學弟代繪「鹿港飛帆」等三張圖面
倪宏材、楊百東、林雲龍三位同學代爲校稿

林振崇、張佳雄先生的協助，在此一併致謝。

最後，感謝家人在各方面的資助。